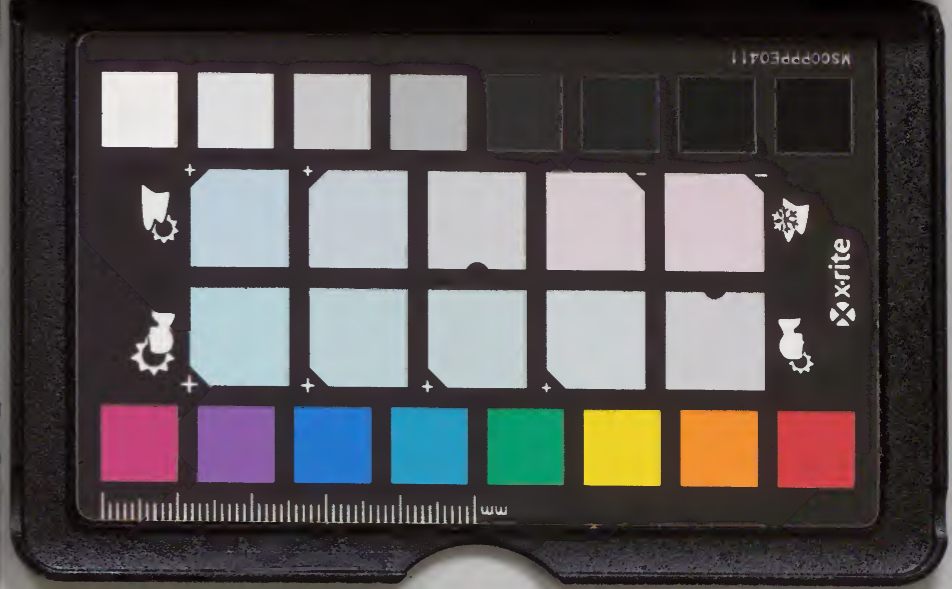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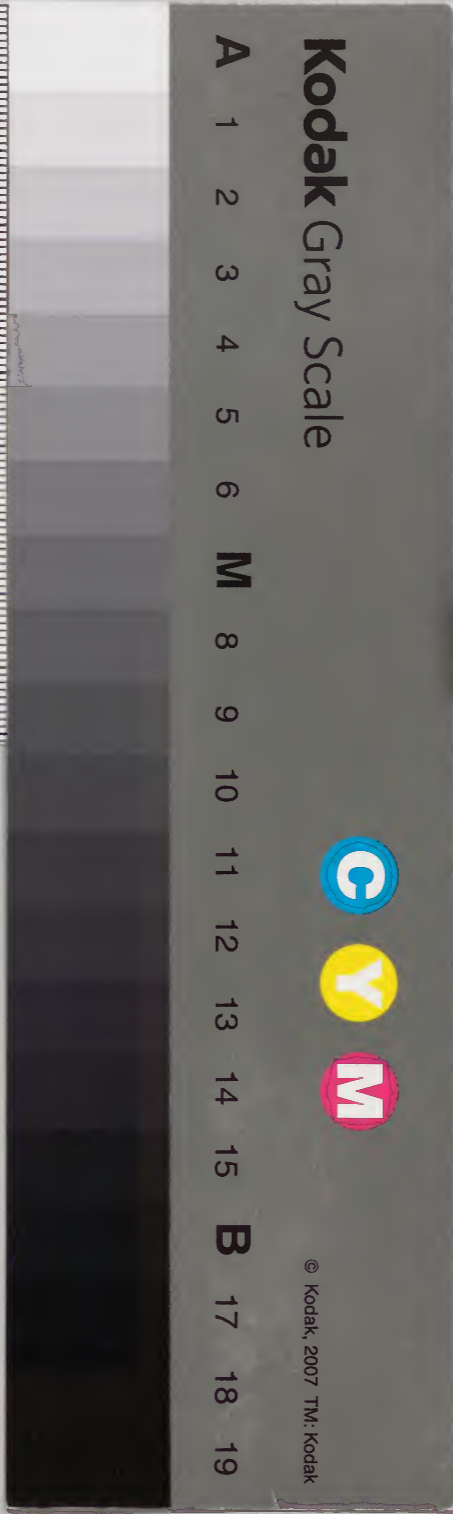


漢書門			
冊	架	函	號
二	二	〇	七
二	四	四	四

庫文閣內		
冊	架	號
六	二	七
三	二	九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947
冊數	22 ( 13 )	
函號	277	42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五

衛靈公第十五

淺草文庫

凡四十一章

通考勿軒熊氏曰此篇多記出處前二章文公疑為在陳一時之言

餘亦多記夫子言行與門人問答之辭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  
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白遂行陳去聲

陳謂軍師行音伍之列俎豆禮器尹氏曰衛靈公無

道之君也復扶反又有志於戰伐之事攻生答以采學而

去之。史記世家孔子適衛主蘧伯玉。他日靈公問兵陳於孔子。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遂行。復如陳。是歲魯哀公三年。孔子年六十矣。○問靈公問陳而未子遂行何也。朱子曰。為國以禮。戰陳之事。非人君所宜問也。况靈公無道。未子固知之矣。特以其禮際之善。庶幾可與言者。是以往來於衛。為日最久而所以啓告之者亦已詳矣。乃於夫子之言。一無所入。至是而猶問陳焉。則其志可知矣。故對以未學而去之。然不徒曰未學而已。猶以俎豆之事告之。則夫子之去。蓋亦未有必然之意也。使靈公有以發悟於心而改事焉。則夫子之行。孰謂其不可留哉。○南軒張氏曰。夫子之在衛。靈公雖無道。然亦當側聞夫子之所趣矣。顧乃以問陳為言。與夫子之意可謂背馳。夫子所以答之者。則以已之所學。者在此而不在彼。以其不容也。故明日而行焉。夫自春秋之時言之。諸國以強弱為勝負。宜旅之事。宜在

所先而俎豆之事疑若不急者矣。曾不知國之所以為國者。以夫天敘天秩者。實維持之也。為國者志在乎興禮。則孝順和睦之風興。協力一心。尊君親上。其強孰禦焉。不然。三綱淪廢。人有離心。國誰與立。軍旅雖精果。何所用哉。俎豆之於禮教。猶陳之於軍旅。實理之所寓。而教之所由興也。使靈公而有志乎俎豆之間。則推而達之。必有不可已也。○勉齋黃氏曰。未子對靈公以軍旅之事。未之學。答孔文子以甲兵之事。未之聞。及觀夾谷之會。則以兵加萊人。而齊侯懼。費人之亂。則命將士以伐之。而費又北。又嘗曰。我戰則克。夫子豈有未學未聞者哉。特以軍旅之事。非所以為訓。耳。然欲以俎豆之事啓之。則夫子之拳拳於衛亦可知矣。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

孔子去衛適陳興起也。問明白遂行在陳絕糧想見孔子都不計較所以絕糧

子曰若計較則不成行矣。○齊氏曰孟子曰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考春秋則其時陳服楚蔡服吳吳楚交戰無虛歲孔子蓋為楚昭王徘徊陳蔡而絕糧於兵間也。

子路曰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

濫矣。見賢 遍反

何氏曰濫濫也言君子固有窮時不若小人窮則放

濫為非程子曰固窮者固守其窮亦通。或問固窮有二義朱子曰

固守其窮恐聖人一時答問之辭未逮及此蓋子路左問君子亦有窮乎答曰君子固有窮時不如小

人窮則濫耳以固字甚上艾亦有字文勢乃相應。○

南軒張氏曰子路之慍以為夫子之德之盛疑其不

獨窮也此不幾於不受命乎夫子答之之意以為命

之不齊君子小人皆有窮也特君子能守而小人失

其守。○愚謂聖人當行而行無所顧慮處上困而亨

易困卦云困亨貞又云困而不失無所怨悔於此可

見學者宜深味之。慶源輔氏曰當行而行無所顧慮

義之勇也處困而亨無所怨悔義之安也。○胡氏曰當行而行惟理是視者無所顧慮

不計其後也處困而亨身雖窮而道則通也無所怨悔觀固窮之語可見也學者之進退能於是而取則焉則不為利害所奪窮達所移矣。○雙峰饒氏曰當行而行無所顧慮是說明白遂行處困而亨無所怨悔是說在陳絕糧以下顧是顧後慮是慮前怨是怨

入悔是自悔。○禮有大於俎豆者。夫子且自謙讓。說其小者也。蓋靈公以軍陳爲問。故夫子以禮器爲對。君子成德之人。安於貧賤。若固守其窮。似下君子。下等矣。**通考**。宋氏公遷曰。聖人安土之仁。見孔子處困厄之道。若孟子言無上下之交。則明孔子離困厄之由。其如予。何是知天之智。微服過宋。是處物之義。思慮豫。防正以順乎天也。此所謂並行而不相悖也。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女音汝。識音志。與平聲。下同。

子貢之學多而能識矣。夫子欲其知所本也。故問以發之。

新安陳氏曰。所本。指萬殊之本處也。

### 對曰然非與

方信而忽疑。蓋其積學功至而亦將有得也。雲峰胡氏曰。集

註於曾子曰。夫子知其真精力久。將有所得。以行言也。此則曰積學功至亦將有得。以知言也。曾子行而將有所得。子貢亦知而將有所得。亦字是從曾子說來。○新安陳氏曰。於能疑見其將有得。

### 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說見形句反。第四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宋子曰。聖

人也不是不理會博學多識。只聖人之所以爲聖。却不在博學多識。而在一以貫之。今人博學多識。而不能至於聖者。只是無一以貫之。然不博學多識。則又無物可貫。孔子實是多學無一事不學。會過只是於

多學中有一以貫之耳。○曾子領會夫子一貫之旨，發出忠恕是從源頭上面流下來，子貢是從下面推上去。○子貢尋常就知識而入道，故夫子警之曰：「子一以貫之。」蓋言吾之多識，不過一理耳。但子貢多是曉得了，便了，更沒收殺。曾子尋常自踐履入事親，便真箇行此孝為人謀，則真箇忠與朋友交，則真箇信。故夫子警之曰：「吾平日之所行者，皆一理耳。惟曾子領會于片言之下，故曰忠恕而已矣。」以夫子之道無出於此也。○新安陳氏曰：「彼以吾道冠於一以貫之上。此自多學而識說起，而但云子一以貫之，可見彼言行此。」

○謝氏曰：「聖人之道大矣，人不能遍觀而盡識，宜其以為多學而識之也。然聖人豈務博者哉？如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雕之也。故曰：『予一以」

貫之德，輒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問如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雕之也。○朱子曰：「天只一氣流行，萬物自生自長，自形自色，豈是粧點得如此。聖人只是一箇太本太原裏，出視自然明，聽自然聰，色自然溫，貌自然恭，在父子則為仁，在君臣則為義，從太本中流出，便成許多道理。只是這箇一便貫將去。」○問謝氏解此章末舉中庸引詩語，只是贊其理之妙耳。曰：「因是到此，則無可得說了。然此須是去涵泳，只恁說過也。不濟事。多學而識，也不可謂不是。故子貢先曰：『然又曰：『非與？』固有多學而識之者，又自有貫底道理。但多學而識之，則可說到一以貫之，則不可說矣。」○陳氏曰：「此以中庸語證，乃形容天理自然流行之妙，無雕刻之迹，所以結前意耳。」

氏曰：孔子之於曾子，不待其問而直告之，以此曾子

復扶又反深喻之曰唯若子貢則先發其疑而後告之

而子貢終亦不能如曾子之唯也二子所學之淺深

於此可見愚按夫子之於子貢婁音屢有以發之新安陳氏

曰如其我知也夫及予欲無言之類而他人不與音預焉則顏曾以下諸

子所學之淺深又可見矣或問此章之說宋子曰聖

人生知不待多學子貢以

已觀夫子故以為亦多學也夫子以三貫生之此雖

聖人之事然因已以告子貢使知夫學者雖不可以

不多學然亦有所謂一以貫之然後為至耳蓋子貢

之學亦博矣然意其特於一事一物之中各有以知

其理之當然而未能知夫萬理之為一而靡然無所

不通也聖人以此告之使之知所謂衆理者本一理

也。以是而貫通之則天下事物之多皆不外乎是而

無不通矣。○問語子貢一貫之理謂五常百行人倫

物理紛紜雜揉不可名狀是可謂有萬而不同者矣

然一體該攝乎萬有而萬殊歸乎一原循其本而觀

之則回一矣即其用而驗之則是其本行乎事物之

間斯所謂一以貫之者也。聖人生知固不待多學而

識學者非由多學則固無以識其全也。故必格物窮

理以致其博主敬力行以反諸約及夫積累既久豁

然貫通則向之多學而得之者始有以知其一本而

無二矣。子貢致知之功已至其於事物之間灼然知

乏無非發之反求其本者子貢至此則真積力久亦將有得矣故夫子先設為疑辭以發之俟其言以觀其志然後告之○或問夫子告子貢以一貫與曾子同朱子謂告曾子以行言告子貢以知言潛室陳氏曰既是一貫本不可分知行只緣子貢以知識入道故聖人從他明處點化他猶自領會不去以忠恕而明一貫驗得是行以知識而明一貫驗得是知一貫固不可分但向入語處入頭各有塗轍○袁氏曰曾子聞一貫之說即唯而無疑固已深領聖道之妙子貢雖未能如曾子之唯而亦未始如門人有何謂之問是則子貢益亦默會於言下矣○雲峰胡氏曰集註於參乎章引程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是以天字釋一貫此章引謝氏曰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離之也亦以天釋一貫蓋天之於萬物是一氣之貫聖人之於萬事是一理之貫但彼之所謂貫者曰況應曲當用各不同是以行言此古博學而識之說來

是以知言况曾子之篤實能力於行子貢明達能求其知所以告之者若不同而所謂一者未嘗不同也○新安陳氏曰顏曾以下諸子未資之敏學問之進皆無如子貢更觀其聞性與天道及子張篇末三章稱孔子處足以見矣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鮮上聲

由呼子路之名而告之也德謂義理之得於己者非已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自第一章至此疑

皆一時之言此章蓋為去聲愠見發也南軒張氏曰知

履之味至故不能真知其味夫手以此告子路使勉進於德○慶源輔氏曰聖門之學不以徒知為尚



要在實有諸已。○覺軒蔡氏曰：天子呼子路告以知德者鮮矣之說，謂義理有得於已，則死生禍福得喪自不能亂其所守，所以釋其慍見之惑。夫子當造次顛沛之中，所以告門人弟子者，各隨其所蔽而開發，無以異於洙泗雍容講論之素。此其所以為聖人也。與。○雙峰饒氏曰：夫子不曰知道而曰知德，何也？德與道不同。知在行先，曰知道；知在行後，則曰知德。知在行先，則道未為我有，猶未親切；知在行後，則此道實為我有，而知之也深。既知得這裏面滋味，則外面世味自不足以奪之。孟子曰：飽乎仁義，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子路未能實有是德於已，所以纒絕糧便慍見。○雲峰胡氏曰：詳集註之意，不徒重在知字而重在德字。蓋義理之味無窮，必實得於已而後真知其味之實，不然臆度之知，非真知也。夫苟真知之，區區窮達豈足為欣戚哉。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與平聲 夫音扶

無為而治者，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為也。獨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眾職，故尤不

見其有為之迹也。恭己者，聖人敬德之容。既無所為

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

或問：恭己為聖人敬德之容，以書傳考之，舜之為治，朝覲

巡狩，封山濬川，舉元凱，誅四凶，非無事也。此其曰無為而治者，何耶？

朱子曰：即書而考之，則舜之所以為治之迹，皆在攝政二十八載之間。及其踐天子之位，則書之所載，不過命九官十二牧而已。其後無他事。

也。雖善之所記簡古稀濶然亦足以見當時之無事也。○雙峰饒氏曰集註分兩節一節說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為此是衆聖人之所同。一節說舜紹堯之後又得人以任衆職故尤不見其有為之迹此是舜之所獨稱舜與無憂者其惟文王乎相似。○新安陳氏曰人不見其有為之迹可得見者臨御敬德之容耳。胡氏謂敬德之容由外而知其內是也。

○子張問行

猶問達之意也。

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

篤敬雖州里行乎哉

行篤行不之行去聲猶亡百反

子張意在得行於外故夫子反於身而言之猶答于

祿問達之意也篤厚也蠻南蠻貊北狄

周禮夏官職方氏四夷八

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鄭司農註東方曰夷南方曰蠻西方曰狄北方曰貉狄二千五百家

爲州朱子曰篤有重厚淡沈之意敬而不篤則有拘迫之患○南軒張氏曰篤敬者敦篤於敬也言

忠信則言有物行篤敬則行有恆以是而行何往不可○雙峰饒氏曰凡事詳審不輕發是篤底意思戒謹恐懼惟恐失之是敬底意思篤自篤敬自敬○問言思忠言而有信此合忠信來言上說如何曰忠信都訓實忠是出於心者信是見於事者如口裏如此說心下不如此是不忠也口裏如此說驗之於事却不如此是不信也忠是前下截事信是後下截事若前下截實後下截虛便不可

立前見其參於前也在與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

參七南反夫音扶

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母往參焉之參禮記曲禮

離坐離立母往參焉離麗也謂兩人相附言與我相麗而並坐或並立我母往參之為三焉

參也衡音厄也言其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隨其所

在常若有見雖欲頃刻離去聲下同之而不可得然後

言一行去聲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而蠻貊可行也朱

曰參前倚衡只是見得理如此不成是有二塊物事光輝輝在那裏○此謂言必欲其忠信行必欲其篤

敬念念不忘而有以形於心目之間耳○問參前倚

衡何物參倚坐立所見何物可見潛室陳氏曰參前

倚衡不是有箇外來物事便是忠信篤敬坐立所見

要常常目在之耳此是學者存誠工夫冷自家實有

這箇道理鎮在眼前不相離去○鄭氏舜舉曰子張

務外者也故問于祿問行皆以言行告之忠信篤敬

視寡尤寡侮淺淡不侔子張之學進矣○新安陳氏

曰忠信篤敬乃言行當然之理工夫全在忠信篤敬

念念不忘入字上惟念念不忘於心而後常如有見

於目忠信篤敬吾心此理也州里之人與蠻貊之人

亦皆此心此理也盡吾之心則通乎人心雖遠而可

### 子張書諸紳

紳大帶之坐者書之欲其不忘也雙峰饒氏曰書紳見他佩服之切子

論語大全卷之十五

張到晚年儘切實如言執德不弘之類可見  
○新安陳氏曰書上文夫子所言於紳也  
○程子

曰學要鞭辟近裏著直畧已而已通考仁山金氏曰  
辟音關如行辟人

之辟謂猶前驅者以鞭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此  
欄約人使開向一邊也

知之鞭辟近裏者已者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

則見其倚於衡此力行之鞭辟即此是學質美者明

得盡查滓壯里便渾上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

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宋子曰鞭辟近裏此是

一處說作鞭約是要鞭督向裏去今人皆就外面做工夫下云切問近思言忠信行篤敬何嘗有一句說

向外去只就身上理會便是近裏者已○天地同體處是義理之精英查滓是私意人欲之未消滅者人與天地本一體只緣查滓未去所以有間隔若無查滓便與天地同體如克己復禮為仁已是查滓復禮便是天地一體處如曾子不忠不信不習漆雕開言吾斯之未能信皆是有些查滓處只是質美者見得透徹那查滓處便都盡化了若未到此須當莊敬持養旋旋磨擦去教盡即此是學只爭箇做得徹與不徹耳○問竊謂切問近思是主於致知忠信篤敬是主於力行知與行不可偏廢而程子謂隨人資質各用其力而其至則一如是則亦有行不假於知者未知如何曰切問忠信只是泛引切己底意思非以為致知力行之分也質美者固是知行俱到其次亦豈有全不知而能行者但因持養而所知愈明耳○胡氏曰明得查滓化却天資高知之即能行之而裕意無所容也莊主容敬主心內外交致其力常常操

守以潤養之然後可使私意消釋程子此條專為學者言不主於釋經也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史官名魚衛大夫名鮒音秋如矢言直也史魚自以不能進賢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

新安陳氏曰舉此一事可見其餘故

夫子稱其直事見形旬家語家語困誓篇衛蘧伯玉賢而靈公不用彌子瑕

不肖反任之史魚驟諫而不從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衛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生不能正君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屍牖下於我畢矣禮飯於牖

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也其子從之靈公弔焉怪而問之其子以父言告公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之殯於客位進蘧伯玉而用

之退彌子瑕而遠之孔子聞之曰古之諫者死則已矣未有若史魚死而尸諫忠感其君也可不謂直乎

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伯玉出處合於聖人之道故曰君子卷古轉反 収也懷

藏也如於孫林父音甫甯殖常職反 放弑之謀不對而出

亦其事也左傳襄公十四年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皮冠田獵之冠也二子

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太師歌巧言

之卒章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

孛於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好之雖死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矯子伯子皮

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公出奔齊。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二十年，甯惠子卒。二十六年，衛獻公求復，謂甯喜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遺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二月，甯喜攻孫氏，克之，殺子叔。衛侯剽也。言子叔剽無諡，故書曰甯喜弑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彼罪孫氏也。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新安陳氏曰：卷懷皆指此道而言，引此。

楊氏曰：史魚之直，未益君子之道。若遺伯玉，然後可免於亂世。若史魚之如矢，則雖欲卷而

懷之，有不可得也。朱子曰：直固好，然一向直便是偏。豈得如伯玉之君子。○南軒張氏

曰：史魚只可謂之直，能伸而不能屈，未盡君子之道。若伯玉，則能因時屈伸，故謂之君子。○胡氏曰：直者

德之一端。君子者，成德之名。○新安陳氏曰：史魚之直，不以有道無道而變。治世雖可行，亂世欲卷而不可得矣。伯玉有道則仕，無道卷懷，近於夫子之用，則行舍則藏。集註以為出處合於聖人之道，蓋謂此也。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知去聲。

勉齋黃氏曰：不與之言，不知其可與言也。與之言，不知其不可與言也。故惟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新安陳氏曰：惟智者為能知人，知其人之可與言或不可與言，不知人則當語而默，當默而語，非失人則失言矣。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則於其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也當死而死則

心安而德全矣朱子曰志士仁人所以不求生以害

彼以害此所以成仁者但必遂其良心之所安而已

○仁只是吾心之正理求生害仁雖以無道得生却是挾被吾心之全理殺身成仁特吾身雖死却得此理完全也○求生如何便害仁殺身如何便成仁只是爭箇安與不安而已○問死生是大關節要之工夫却不全在那一節上學者須是於日用之間不問事之大小皆欲即於義理之安然後臨死生之際庶幾不差若平常應事義理合如此處都放過到臨大節未有不可奪也曰然○胡氏曰當死而死於理為是於心始安故謂之成仁然必曰志士仁人者有

志之士慷慨就死成德之人從容就死也○鄭氏舉曰志士不以死生為懼仁人則明死生之理唯曰不懼或未免於徒死故以志士仁人兼言之○雙峰饒氏曰仁人與仁為一仁為我有矣志士與仁猶二但有志於為仁仁人者自然無求生害仁有殺身成仁志士亦能勉而為之比干是仁人豫讓張巡是志士○新安陳氏曰志士志於仁而勉行未及仁人之安行然不以生死動心而虧此仁則一也○程子曰實理得之於心自別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也古人有捐軀隕命者若不實見得惡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以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或問有殺身以成仁無求

志之士慷慨就死成德之人從容就死也○鄭氏

舉曰志士不以死生為懼仁人則明死生之理唯曰

不懼或未免於徒死故以志士仁人兼言之○雙峰

饒氏曰仁人與仁為一仁為我有矣志士與仁猶二

但有志於為仁仁人者自然無求生害仁有殺身成

仁志士亦能勉而為之比干是仁人豫讓張巡是志

士○新安陳氏曰志士志於仁而勉行未及仁

人之安行然不以生死動心而虧此仁則一也○程

子曰實理得之於心自別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

非也古人有捐軀隕命者若不實見得惡能

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

殺身以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或問有殺身以成仁無求

至以害仁竊謂苟所利者大了一身何足惜也。程子曰：但看至與仁孰重。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人莫重於生。至於捨得死道須大段好始生也。曰：既死矣敢問好處如何。曰：聖人只賭一箇是。○朱子曰：曾見人解殺身成仁言殺身者所以全性命之理。人當殺身時何暇更思量我是全性命之理只為死便是生便不是不過就一箇是。故伊川說生不安於死至於全其性命之理乃是傍人看他說的話非是其人殺身時有此意也。或謂殺身者只是要成這仁。曰：若說要成這仁却不是只是行所當行而已。○或問此章曰：仁者心之德而萬理具焉。一有不合於理則心不能安而害於德矣。順此理而不違則身雖可殺而此心之全此理之正浩然充塞天地之間夫孰得而亡之哉。曰：其謂殺身成仁而不以仁義體一而用殊故君子之於事有以仁決者有以義決者有以仁決者此章之言是也。以義決者孟子謂欲有甚於生

惡有甚於死是也。蓋仁人不以所惡傷所好之體義士不以所賤易所貴之宜。○南軒張氏曰：人莫不重於其生也。君子亦何以異於人哉。然以害仁則不敢以求生以成仁則殺身而不避。蓋其死有重於生故也。夫仁者人之所以生者也。苟虧其所以生者則其生也亦何為哉。曾子所以得正而斃者正此義也。志士志於仁者與仁人淺深雖有間然是則同也。○慶源輔氏曰：志士於此二者勉之者也。仁人於此二者安之者也。心與理一理當死而以生則拂於天理忍於吾心而傷害於吾仁矣。心之德即所謂仁也。理當死而死則吾之心順適而無傷吾之仁亦全而無闕矣。○潛室陳氏曰：謂之成仁則必如是而後天理人倫無虧欠處。生順死安無可悔憾當此境界但見義理而不見己身更管甚各譽耶。○汪氏曰：程子是因夫子之言更推出實見一子謂必先能真實見得死便定是不死便定不是方肯甘心就死以成就這箇



是若不曾真實見得定命如此則必不肯甘心就死矣此又推聖人所以言此之意以曉人也○新安陳氏曰志士仁人能得實理於心方能實見實見得是與非方能殺身成仁以成就箇是而不求生害仁以成就箇非也○問殺身成仁與舍生取義何別曰仁義一理耳仁以心之全德言義以身之大節言成仁包得取義取義即所以成仁孔子就本心安適處言故曰成仁孟子就切身斷制處言故曰取義其為成就一箇是則一而已所以程子於此謂實見得生不重於義可見仁與義一理也通考朱氏公遷曰仁兼人心事理言亦曰汎以仁道言子罕言仁是汎舉其大熟若殺身成仁則就死生患難而言之安仁利仁君子去仁則就富貴貧賤而言之此皆即其處事言而存心在其中此章又以仁者言又如夫子言而親仁又言友士之仁皆是指仁人而言宰我專指愛為仁故其蔽也愚夫子舉成德而言則仁之中未嘗

無知也又曰專言仁者則成德之人也若以仁者對智者勇者則又有不同以一人之身而兼有其德則姑就其一體而以仁者目之也以其人質有所以德有所成而稱之為仁人則因其所有而得仁者之名也

○子貢問為仁子曰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賢以事言仁以德言

勉齋黃氏曰大夫言賢已見於行事者也士言仁方見於修身

也夫子嘗謂子貢悅不若已者故以是告之欲其有所嚴憚切磋以成其德也家語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曰益賜也曰損曾子

日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已者處，賜也好與不若已者處，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則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處焉。○朱子曰：大夫必要事其賢者，士必要友其仁者，便是要琢磨勉勵，以至於仁。如欲克己，未能克己，欲復禮而未克，復禮須要更相勸勉，乃為有益。○事賢友仁，也是箇入德之方。問事與友孰重，曰：友為親切，賢只是統言。友徑指仁上說。○欲為仁，而先親仁，賢猶工夫欲善其事，而先利其器，欲其取諸仁賢以成其德也。○慶源輔氏曰：事天、天之賢者，則有所觀法而起嚴憚之心。友其士之仁者，則有所切磋而生勉勵之意，則其所以為仁者力矣。○新安陳氏曰：嚴憚指事天，夫之賢切磋指友士之仁。

程子曰：子貢問為仁，非問仁也。故孔子告之以為仁。

之資而已。汪氏曰：此專挑為字發明之問，意重在此。字故夫子答之，只從此字發明其意也。○

新安陳氏曰：資，助也。

顏淵問為邦

顏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曰：為邦者，謙辭也。

曰：顏子之問有三問，一問仁，一問為邦，一問為國。從克己復禮上來，方可及為邦之事。

子曰行夏之時

夏時謂以平柄初昏建寅之月為歲首也。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

為歲首而三代迭用之夏以寅為人正商以丑為地

正周以子為天正也宋子曰邵子皇極經世書以元統會十二會為一元一萬八百年為二會以會統運以運統世三十年為二世十二

年為二會以會統運以運統世三十年為二世十二世為一運三十運為一會初間一萬八百年而天始開又一萬八百年而地始成一萬八百年而人始生邵子於寅上方註一開物字蓋初間未有物只是氣塞及天開此子後便有一塊查滓在其中漸漸凝結而成地初則溶軟後漸堅實今山形自高而下便如水漾沙之勢以配矩必是先有上方有地有天地交感方始生人物出來邵子言到子上方有地未有地到丑上方有地未有人到寅上方有人子丑寅皆天地人之始故三代建以為正太子以寅月人可施功故從其時通考莫氏程曰西山蔡氏推邵子經世書謂造化之運大而元會運世小則歲月日時其致

一也天地始終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為一元元統

十二會猶歲統十二月至於會統三十運運統十二

世亦猶月統日日統時也一會三十運為三百六十

世計一萬八百年首會為子而天開於子半次會為

丑而地始闢又次會開物於寅而人始生今當午會

為一元之中閱數萬年之後閉物於戌則不復有人

至亥則周十二會以終一元而天地混矣然時以作

終則復始循環不窮天地再造又如此矣然時以作

事四字出左氏傳則歲月自當以人為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說者以為謂夏小正之屬記禮運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證也吾得夏時焉○蓋取其時之正與夏小正夏時書名今存戴德註其令之善而於此又以告顏子也宋子曰陽氣雖始於黃鍾而其月為

建子然猶潛於地中而未見其生物之功也歷  
丑轉寅而三陽始備於是協風乃至盛德在木而春  
氣應焉古之聖人以是為生物之始改歲之端蓋以  
人之所共見者言之至商周始以征伐有天下於是  
更其正朔定為一代之制以新天下之耳目而有三  
統之說然以言乎天則生物之功未著以言乎地則  
改歲之義不明而凡四時五行之序皆不得其中正  
此孔子所以考論三主之制而必行夏之時也○所  
謂行夏時者蓋由歷數以來授時之法如堯典教民  
事者至夏而悉備也諸家之歷久而皆差惟夏小正  
之書授時為無差故曰行夏時也○問集註斗柄初  
昏建寅之月何獨取初昏為定夔峰饒氏曰天象難  
捉模只有初昏可見日已落星初明於是時推測方  
有定若其他時候周流四方無可捉模凡測星辰都  
用初昏測日景却用日中○行字兼令說了古人每  
月有政令觀夏小正可見行夏之時不特改正朔乃

是兼每月政令行了所以集註說時之正與其令之  
善以堯曆日中星鳥以殷神春推之亦是夏時想夏  
之前皆用建寅之月至湯始改以新天下之觀聽○  
問春秋書王正月是以十一月為春如何曰然天時  
參差自是周制夫子不敢擅改王制但如此書而於  
對顏子發此言則人見得合用夏時方與天時當對  
此是未  
子微意

乘殷之輅輅音路亦作路

商輅木輅也輅者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為車而已至  
商而有輅之名蓋始異其制也周人飾以金玉則過  
侈而易去聲敗不若商輅之朴素渾上聲堅而等威已辨

為質而得其中也

問周輅為過侈何也朱子曰輅者身之所乘足之所履其為用也賤

矣運用震動任重致遠其為物也勞矣且一器而工聚焉其為費也廣矣賤用而貴飾之則不稱物勞而華飾之則易壞費廣而又增費之則傷財此周輅之所以為過侈歟○正義曰路大也君之所在以天為號門曰路門寢曰路寢車曰路車左氏傳曰大路越席昭其儉也○勿軒熊氏曰按記明堂位鸞車有虞氏之輅也鈎車夏后氏之輅也大輅殷輅也乘輅周輅也註云漢祭天乘殷之輅今謂之桑根車周禮春官中車掌王之五輅曰玉輅金輅象輅革輅木輅註曰金玉象以飾諸末革輅輓之以革而漆之木輅漆之而已○雲峰胡氏曰商尚質亦有過於質者商之輅則得乎質之中者也

周之冕

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

敷救反

前後有旒

黃帝以來蓋已有之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備

何晏曰世本云

黃帝作冕周禮弁師掌王五冕其制蓋以采為幹以布衣之上下玄下朱取天地之色阮諶三禮圖云長尺六寸廣八寸天子以下皆同前圓後方前垂四寸後垂三寸鄭云天子之衮冕十二旒鷩冕九旒毳冕七旒絺冕五旒玄冕三旒旒各十二玉公之衮冕九旒九玉侯伯七旒七玉子男五旒五玉孤三旒三玉大夫二旒二玉士以弁庶人以冠○周禮春官司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主則衮服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絺冕祭羣小祀則玄冕六服同冕者首飾尊也太裘羔裘也衮冕卷龍衣也九章初一日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

彝皆畫以爲纁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絲以爲繡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章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章也。毳畫虎雉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章也。絺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一章凡三章也。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之玄焉。凡冕服皆玄衣纁衣。然其爲物小而加於衆體之上故雖華而不爲靡。雖費而不及奢夫子取之蓋亦以爲文而得其中也。或問周冕之不爲侈何也。朱子曰加之首則禮嚴而用約詳其制則等辨而分明此周冕所以雖文而不爲過也。夏商之制雖不可考然其必有未備者矣。○雲峰胡氏曰周尚文則有過於文者周之冕則得乎文之中者也。

### 樂則韶舞

取其盡善盡美

問顏子問爲邦孔子止告之以四代之禮樂却不及治國平天下之道莫是此事顏子平日講究有素不待夫子再言否。朱子曰固是如此顏子事事了得了只欠這些子故聖人斟酌禮樂而告之。○顏子資稟極聰明凡是涵養得來都易如聞一知十如於五言無所不說如亦足以發如問爲邦一時將許多大事分付與他他本段了得看問爲邦而孔子便以四代禮樂告之想是所謂夏時商輅周冕韶舞當博我以文之時都理會得了唯是顏子有這本領友做得若無這本領禮樂安所角哉。○新安陳氏曰韶舞以樂聲兼樂容而言也。

###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遠去聲

放謂禁絕之鄭聲鄭國之音佞人卑諂辨給之人殆

危也雲峰胡氏曰集註前訓佞字但謂其辨給此則先之以卑諂蓋辨給在口卑諂在心此所謂巧言令色孔

丑者也○程子曰問政多矣惟顏淵告之以此蓋

三代之制皆因時損益及其久也不能無弊周衰聖

人不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禮立萬世常行之道發

此以為之兆耳由是求之則餘皆可考也宋子曰發此為之兆

兆猶準則也非謂為邦之道盡於此四者略說四件

作一箇準則則餘事皆可依做此而推行之耳○雲

峰胡氏曰須看斟酌二字以三代正朔斟酌之不如

夏之時得其正略至周而過修斟酌之不如從殷之

為得其中冕自黃帝已有之至周而其制始備斟酌

之不如從周為得其中自堯舜湯武皆有樂斟酌之

不如韶樂之盡善盡美夫子姑舉此四張子曰禮樂

者以例其餘皆當如此斟酌而行之也治去聲之法也放鄭聲遠佞人法外意也一日不謹

則法壞矣虞夏君臣更平相戒飭音意蓋如此又曰

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入喪

去其所守故放遠之或問鄭衛之音皆為淫奔夫子

十五淫奔之詩纔四之一鄭詩四十一淫奔之詩已

不蓋七之五衛猶男悅女之詞鄭皆女惑男之語衛

猶多譏刺懲創之意鄭幾蕩然無復羞愧悔悟之萌

舉重而言也。○張氏好古曰：小人之禍國家，柔惡尤可畏於剛惡。剛惡，桀黠強暴，中才之主猶畏而遠之，為害猶淺。惟柔佞者，諂諛側媚，使人喜愛親暱，聰明之君猶為所惑，有覆亡而終不悟者。夫子舉佞人，亦以小人尤者言也。是知有百主之人法，有萬世之大戒。四代禮樂為百主立此法也。戒以鄭聲，佞人為萬世保此法也。○慶源輔氏曰：治道成於樂，鄭聲樂之淫者，能搖蕩人之性情，以壞其成，故放絕之。口道係於人，才佞人，人才之賊也。利口辨給，能變亂是非，以移奪人之心志，而喪其所守，故屏絕之。○雙峰饒氏曰：法外意者，意在法之表意，所以立此法，所以用此法。亦所以守此法。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尹氏曰：此所謂百主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即此意也。

不易之大法。孔子之作春秋，蓋此意也。孔顏雖不得

行之於時，然其為治之法，可得而見矣。

程子曰：舉前代之善者為準。

此損益之。此成法也。鄭聲，使人淫溺，佞人，使人危殆，放遠之，然後可守成法。○三主之法，各是一主之法。故三代損益，文質隨時之宜。若孔子所立之法，乃通萬世不易之法。孔子於他處亦不見說，獨答顏回云：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是於四代中舉這一箇法式，其詳細雖不可見，而孔子但示其大法，使後人就上修之。又曰：鄭聲，佞人，最為治之害。故遠亦人之所難。○和靖尹氏曰：孔子告顏子以四代禮樂而繼以放鄭聲，遠佞人，蓋此事易惑人也。○問：伊川春秋傳序引夫子答為邦之語，惟顏子嘗聞春秋大法，何也？朱子曰：此不是。孔子將春秋大法告顏子，說蓋三代制作極備矣。孔子更不可復作故告。以四代禮樂只是集百主不易之大法，其作春秋善者則取之，惡者則誅之。要亦明聖主之大法，意亦



是如故伊川引之為樣耳。○南軒張氏曰：聖人監四代之事而損益之，以為百王不易之典。此其大綱也。其綱見於此，而其目則著於春秋。以此答顏淵，惟顏子可以與於斯也。故鄭聲遠佞人，以為邦之大法也。以其易溺而難防，故重言之。鄭聲淫佞人，殆聖人每致戒於斯者，非聖人必待戒乎此也。於此設戒，是乃聖人之道也。故鄭聲遠佞人，而後四代之法度可以興行而無斁矣。○或問：孔子言王道，只言禮樂，如夏時商輅周冕是也。孟子言王道，只言政事，如衣帛食肉，經界井地是也。意者孔子言王道之本，孟子言王道之務。潛室陳氏曰：孔子為學者言，止言經世之大綱。孟子為時君言，當論濟時之急務。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蘇氏曰：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為無用之地，而不

可廢也。故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矣。程

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思慮當在事外。○南軒張氏曰：慮之不遠，其憂必至。故曰：近憂易於履霜，即曰：堅冰至，以見其憂之在近也。慮患於履霜之初，則有以弭憂矣。○覺軒蔡氏曰：按蘇氏之說，遠近以地言，若遠近以時言，恐亦可通。如國家立法度，若不為長遠之慮，則目前即有近憂矣。○雙峰饒氏曰：蘇氏只說得地之遠近，欠說時之遠近。若云慮不及千百年之遠，則患在旦夕之近矣。意方足。○厚齋馮氏曰：慮在事未來之先，憂在事既至之後。慮不遠，則備不豫，而憂近矣。慮遠，而備豫，則有以弭憂也。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已矣乎，歎其終不得而見之也。南軒張氏曰：世之誠於好德者，鮮夫子所

以歎也。○慶源輔氏曰：自恐其終不獲見，所以警人使知自勉也。○新安陳氏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已見子罕篇此加上三字而警人之意愈切。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者與之與平聲

竊位言不稱其位而有愧於心如盜得而陰據之也。

也。柳下惠魯大夫，展獲字禽，食邑柳下，諡曰惠。與立，謂與之並立於朝。

范氏曰：臧文仲為政於魯，若不

知賢是不明也，知而不舉是蔽賢也不明之罪小，蔽

賢之罪大，故孔子以為不仁。張氏存中曰：見公冶長

焉。又以為竊位。慶源輔氏曰：爵位天之所以待人，才而有德者之所宜居也。豈一已可得

而私之哉？如盜得而陰據之，則蔽賢抑能，悖天行私而不自知其非矣。○或謂竊人之物者惟恐人見而奪之，竊人之位者惟恐賢者見用而逼已。○雙峰饒氏

曰：恐有此等意思，竊人物者恐人見得便證出他來，臧文仲自居下位亦自有所長，若與柳下惠並立，便

被他形出已之短，所以蔽而不進之。○勿軒熊氏曰：公叔文子與大夫俱同，升則稱其文，臧文仲知柳下

惠而不與立，則譏其竊位，蓋在上位以薦賢為重也。

○新安陳氏曰：不明者，知識之暗不智也，蔽賢則心術之私不仁也。豈非偷竊職位以為己之私有而不復以職位為國家待賢之公器歟？文仲魯賢

大夫，夫子不雷同而賢之，太公至正之心也。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遠去聲

責已厚故身益修責人薄故人易去聲從所以人不得

而怨之朱子曰厚是自責得重責了又責積而不已之意呂伯恭性褊急只因病中讀論語至躬

自厚而薄責於人遂一向如此寬厚和易此可為變化氣質之法新安陳氏曰此即成湯撿身若不及與人不求備之意修己待人當然之理也非

為求遠怨而後為之遠怨乃自然之效耳

○子曰不知如之何者善未如之何也巳矣

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上聲之辭也不知是而

妄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朱子曰只是要再三反覆思慮若率意妄行雖

聖人亦無奈他何雙峰饒氏曰上言如之何是思而慮之下言如之何是思之熟而慮之審也

○子曰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好去聲

小慧私智也言不及義則放辟僻邪侈之心滋好行

小慧則行險僥倖之機熟難矣哉者言其無以入德

而將有患害也朱子曰下三句雖從第十句帶下來必羣居終日而如此尤見得下二句

為亂道言不及義無學識之材人多如此既言不及義而惟止好行小慧則其為邪惡傾險之小輩審矣

欲免於罪過難矣哉或問慧固明智之稱曰小慧則不本於義理而發於計較利欲之私耳

南軒張氏曰義者天理之公小慧則繆巧之私而已小慧之好義之賊也雙峰饒氏曰此雖兩事其實相因

胡氏曰集註所謂滋則其心日甚一日熟則其機日  
淡一日所以至此者以其羣居而終日如此也言不  
及義故無以入德好行  
小慧故將有患害焉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

孫哉孫去聲

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為質幹而行之必有節文出之  
必以退遜成之必在誠實乃君子之道也○程子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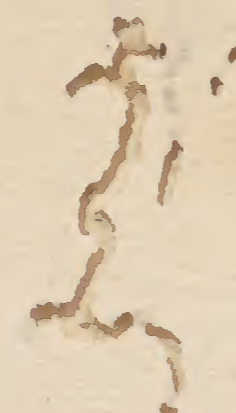
義以為質如質幹然禮行此孫出此信成此此四句

只是一事以義為本宋子曰義以為質是制事先決其當否了其間節又次第須要

皆具此是禮以行之然徒知盡其節文而不能孫以  
出之則亦不可且如人知尊卑之分須當讓也然讓  
乏之時辭氣或不能婉順便是不能遜以出之信以  
成之者是終始誠實以成此一事却非是遜以出之  
後方信以成之也○義則是合宜義有剛決意思然  
不直撞去禮有節文度數故用禮以行之務以出之  
是用和為貴義不和用禮以行之已自和然禮又嚴  
故遜以出之使從容不迫信是朴實頭做無信則義  
禮遜皆是偽○問禮行遜出何別曰行是安排恁地  
行出是從此發出禮而不遜則不免矯世以威嚴加  
入○陳氏曰事到面前便斷可否此在先是義以為  
質可否既定或從或違所以區處須中節文無過不  
及是禮以行之於其區處或出辭氣須遜順而無峻  
厲方不忤人是遜以出之其總歸須誠實則此事之  
成無欠缺可悔處是信以成之四者皆一套事只於  
日用間驗之自見○雙峰饒氏曰當然處是義質是

箇坏朴子。君子以義作箇坏朴。却以禮來文。這義擺布。教恁地有條理。然義有圭角。又須遜順以出之。使乏無圭角。然既如此。又恐失了義之本真。故又須信以成之。不見其當然之則。又曰。義以為質。而非禮行。遜出則質而不文。禮行。遜出而不成之。以信則文勝而滅質。皆非君子之道。○雲峰胡氏曰。義不可以直遂。行之出之在禮。遜義不可以為質。成之在信。實然非禮。遜之後。又加以信也。曰。義曰禮。孫始終一實。而

**又曰。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易文。義以為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朱子曰。義以為質。便是自義以方外處說起。若無敬以直內也。不知義之所在。○南軒張氏曰。義以方外。是義為用也。而此章則以義為體。蓋物則森然具於秉彝之內。此義之所以為體也。必有是體。而後品節生焉。故禮之所以行此者也。其行之也。以遜順。



則和而不失。故遜所以出此者也。而信者又所以成此者也。蓋義為體。而禮與孫所以為用。而信者又所以成終者也。信則義行乎事事物物之中。而體無不真矣。○慶源輔氏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是從內說出外。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是由外說入內。○胡氏曰。必敬存。而後義立。義者事之質。而敬又義之本。推而上之也。○潛室陳氏曰。敬以直內。則義乃方外。是敬為體。而義為用。若以義為質。則禮行此義者也。孫出此義者也。信成此義者也。是義為體。而三者為用矣。○新安陳氏曰。此章本無敬以直內意。程子又推本而言之。

**子曰。君子病無能為。不病人之不已知也。**

南軒張氏曰。病無能者。非他也。病夫履行之無其實也。○問既謂之君子。又緣何病其無能。雙峰饒氏曰。

若自以為有能則不足以為君子如云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夫子豈是無能者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范氏曰君子學以為己不求人知然沒世而名不

稱焉則無為善之實可知矣南軒張氏曰有是實則有是名名者所以命其實也終其身而無實之可名君子疾諸非謂求名於人也

雙峰饒氏曰言沒世者蓋棺事已定生前或可下名沒後却粧點不得公論左定非者可稱之實者必不見稱於人沒後有名可稱則真有善可知大學沒世不忘亦此意

厚齋馮氏曰病之者疾我也疾之者疾入也

齊氏曰求有為善之名固君子之

所羞終無為善之實亦君子之所惡故長而無述孔子責之四十五而無聞孔子歎之沒世而無稱孔子疾之然則學者亦可以勉矣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謝氏曰君子無不反求諸己小人反是此君子小人

所以分也○楊氏曰君子雖不病人之不已知然亦

疾沒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名不稱然所以求

者亦反諸己而已小人求諸人故違道于譽無所不

至二者文不相蒙而義實相足亦記言者之意或問楊氏

之說似大巧。朱子曰：雖巧而有益於學者。○以好名為戒。此固然矣。然偏持此論，將恐廉隅毀頓，其弊有甚於好名。故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而又曰：君子求諸己。詳味此言，不偏不倚，表裏該備。此其所以為聖人之言歟。學者要當如此。玩心則勿忘，勿助之間天理卓然矣。○南軒張氏曰：君子無適而非求諸己。小人無適而非求諸人。求諸己則德日進，求諸人則德日肆。君子小人之分蓋如此也。○胡氏曰：范氏合上二章為一意。楊氏於此又合二章為一意。文意反覆互相關備。雖非夫子立言之旨，記者取而相足也。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

莊以持已曰矜。然無乖戾之心，故不爭。和以處上聲，眾

曰羣。然無阿比。反。毗至之意，故不黨。程子曰：君子以矜莊自持，不與人爭。

○龜山楊氏曰：矜者矜莊之矜，非謂矜伐也。○朱子曰：矜是矜把捉底意思。故書曰：才矜，細行終累大德。○南軒張氏曰：矜莊自持，易至絕物，而失於爭羣。居相與易至，徇物而失於黨。君子非與人與也。處已嚴而不失於和，故矜而不爭。非不與人同也。待物平而不失於公，故羣而不黨。○慶源輔氏曰：莊以持已，理也。然用意或過，則便至乖戾之心生，而與人爭和以處眾理也。然用意或過，則便至阿比之意起，而與人黨。天理存亡，只在二息之間。夫子言君子如此，所以使學者於持已處眾之際，戒謹恐懼，務盡其理，而防私意之或萌也。○新安陳氏曰：矜也忿戾，則矜而爭矣。可以羣羣而不流於黨也。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南軒張氏曰：以言舉人，則行不踐者進矣。此固不可也。然而雖使小人言之，而善亦不害其為善者也。以

入廢之則善言棄矣故君子雖不以言舉人而亦不以入廢言公心無蔽也。○新安陳氏曰君子不以其言之善而遽舉用其人所以入之行多不及言故也亦不以其人之惡而廢其言之善以言言之善自不可沒故也。如孔子因宰子書寢而聽言必觀行孟子不沒陽虎為富不仁之言聖賢之心公而無蔽故如此。○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推已及物其施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尹氏曰學

貴於知要子貢之問可謂知要矣孔子告以求仁之

方也。○新安陳氏曰恕者求仁之方語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孟子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推而極之雖聖人之無我不出乎此終身行之不亦

宜乎。問言恕必兼言忠如何此只言恕。○朱子曰不得

行之其恕乎。○黎矩之道是恕之端否。曰黎矩正是恕

○南軒張氏曰人之患莫大於自私。恕者所以克其私而擴公理也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恕之方也是所當終身而行之者極其至則仁也。忠恕體用也。獨言行恕者蓋於其用力處言之行恕則忠可得而存矣。

○慶源輔氏曰推已及物即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之恕也。非有資於人。在我施之而已。烏有窮盡故可以終身行之。此蓋指其用而言之。又曰始則推已及物終則為聖人之無我不出乎一恕字而已。終身行之豈不為宜。此又極其効而言之。知要之說尤為有警。

於學者蓋聖學以行為先而恕則求仁之方也。○陳氏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只就一邊論其實不止勿



施所不欲者，凡已所欲者，須要施於人，方可如已欲。孝欲弟，人亦欲孝，欲弟必推已所欲，孝欲弟者，以及入使入亦得以遂其欲，欲弟之心便是怨，只是推已之心，流行到那物而巳，怨之義甚濶大，自漢以來，怨字之義不明，有謂善怨已，量王范忠宣亦謂以怨已之心，怨人不知，怨字就巳上著不得，據他說，怨字只似饒人的意思，恰似今人說，且怨之不輕，怨之意如此，是已有過，且自恕人有過，又併恕人，乃相率為不肖之歸，豈推已如心之義乎。○雙峰饒氏曰：此問在味問一貫之先，子貢多學，欲知博中之約，遂發此問。一言是一字，所以只以二怨字答之。○新安陳氏曰：視人猶已，一視同仁，此聖人之無我也。惟其略無私已，故仁之用自然如此。○通旨：朱氏公遷曰：此愛人之怨，餘如孔子告子貢以能近取譬，告仲弓以不欲勿施，皆是此類。此所謂恕，以及人為主，蓋曰如愛已之心，以愛入也。大學之絜矩，亦當以愛入之怨言之。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

舉言平聲

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真與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夫子無是也，然或有所譽者，則必嘗有以試之，而知其將然矣。聖人善善之速，而無所苟如此，若其惡惡則已緩矣，是以雖有以前知其惡，而終無所毀也。  
曰：毀者人本未有十分惡，將做十分惡，說他便是毀。若只據他人惡說之，不謂之毀。如一物本完全，今打破了，便是毀。若那物元破了，不可謂之毀。譽亦足稱獎，得過當有所試者，那人雖未有十分善，我試之知

得將來如此若毀人則不如此也。○或問毀譽之謬。曰毀者惡味著而遽誣之譽者善味著而遽稱之也。試者驗其將然之辭聖人之心光明正大稱物平施無毫髮之差故人之善惡稱之未有以有過其實者然以欲入之善也故但有試而知其賢則善雖未顯已進而譽之矣不欲入之惡也故惡之未著者雖有以決知其不善而卒未嘗遽誣之也此所以言譽而不言毀蓋非若後世所謂恥言人過而全無黑白者但有先褒之善而無豫誣之惡則是聖人之心耳。曰若有譽而無毀則聖人之心為有所倚矣。曰有譽無毀是乃善善速惡惡緩之意正書所謂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春秋傳所謂善善長惡惡短孔子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之意而仁包五常元包四德之發見證驗也。聖人之心雖至公至平無私好惡然此意未嘗少存是乃天地生物之心也若以是為有倚而以愆然無情者為至則恐其高

者人於老佛荒唐之說而下者流於申商慘酷之科矣。○胡氏曰毀云損其真若叔孫武叔之毀神尼是也譽云過其實孟子所謂聲聞過情是也。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斯民者今此之人也三代夏商周也直道無私曲也言吾之所以無所毀譽者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

朱子曰所以字本虛然意味乃

新安陳氏曰此句繳上一

截誰毀誰譽之意通考仁山金氏曰此章勉齋親見朱子致討註文直至通宵又為此句難得簡潔然安

挑出直道獨解而後及句意其辭若曰直道而行謂善善惡惡無所私曲也吾之於民所以無毀譽者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所用以直道而行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似為簡明

○尹

氏曰孔子之於人也豈有意於毀譽之哉其所以譽

之者蓋試而知其美故也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

行豈得容私於其間哉

朱子曰斯民是今此之民即三代之時所以為善之民聖

人說二句話便是恁地闊便是從頭說下來此民乃是三代時直道而行之民我今若有所毀譽亦不得

迂曲而枉其是非之實也南軒張氏曰誰毀誰譽謂吾於人初無毀譽之意也而有所譽者必有所試也

因其有是實而稱之春秋之時風俗雖不美然民無古今之異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者亦斯民也順理之

謂直可毀可譽在彼循其理而已先主命德詆罪亦

若是也○雙峰饒氏曰下面民字即上面人字但人

對已而言民對君而言緣有三代字在上故言今此

之民與三代之民一般但三代化行俗美好惡得其

真後世教化不明風俗不美直變為枉所以有稱人

惡而損其真揚人善而過其實者吾之於人則不然

蓋視今此之人為三代直道之民而不視之為後世

枉道之民也○雲峯胡氏曰朱子云所以二字有味

蓋善善惡惡無所私曲今之民與三代之民皆然是必有所以然者矣○新安陳氏曰尹氏之意略而未明朱子就其說而發明得精切至到耳善善惡惡無所私曲乃人心未理所在萬世如一日也二代之人心如此今日之人心亦如此聖人不得容私於其間也然有先優之善而無豫詆之惡善善急惡惡緩之心未嘗不行乎其間焉好善忠厚之心與善善惡惡無私曲之心並行而不相悖也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

夫乘平聲。公與無通。夫音扶。

楊氏曰史闕文馬借人此一事孔子猶及見之今亡矣

矣夫悼時之益偷也愚謂此必有為去聲而言意必偶見有此

事蓋雖細故而時變之大者可知矣南軒張氏曰有馬借人乘之已

雖有馬不能乘則借人乘之史有闕文以待來者其意亦猶是也言始猶及見而今則公歎風俗之日趨於薄也○勉齋黃氏曰今公矣夫歎古人謙直之意不復見也○葉氏少蘊曰古者六書皆掌於史官班孟堅言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必闕問諸故老於於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故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

今亡矣夫雖夏失有馬者借人乘之之語其傳必有自矣○齊氏曰三代無乘馬者所謂乘如詩言乘

鴟乘乘黃蓋四馬駕車而乘之也借人乘之蓋有子路車馬與朋友共之意○雲峰胡氏曰史闕文猶不挾已所見以自是馬借人猶不挾已所有以自私○

新安陳氏曰疑以傳疑物與人共皆人心近古處二事雖小而人心

之不古亦可見胡氏曰此章義疑不可強上聲解趙氏

事大小精粗實不相遠故又載胡氏說於後亦闕疑之意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巧言變亂是非聽之使人喪去聲其所守小不忍如婦

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或問婦人之仁匹夫之勇強弱不同同為不忍何也朱子

曰忍之義禁而不發之謂婦人之仁不能忍其愛也匹夫之勇不能忍其忿也○慶源輔氏曰婦人之仁失於不斷匹夫之勇失於輕決二者之失不同而皆足以亂大謀蓋大謀雖斷而輕決則又失之○雲峰胡氏曰亂大謀彼自亂彼之事亂德非惟自亂其心術且能亂入之心術是非有定理而彼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使聽者失其所守為人心之害莫大焉婦人之仁柔惡為無斷匹夫之勇剛惡為強梁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好惡並去聲

楊氏曰惟仁者能好惡人衆好惡之而不察則或蔽

於私矣南軒張氏曰天下之善惡有如黑白之易明者衆之好惡固所同也至於事若善而其情

則有害事若不善而其情或可取此衆人之所感而君子之所察也孟子於仲子匡章是也○胡氏曰察

者詳審之謂非謂衆人之好惡皆非也特恐其或蔽於私故加詳審爾○雙峰饒氏曰南軒所引仲子匡章事甚切齊人皆以仲子為廉孟子獨能辨其不廉此其衆好必察處匡章通國皆稱其不孝孟子獨不以不孝目之此是衆惡必察處又曰衆好惡固當察然我心無私意方能察之若有私意則衆好惡之得其當者我反以為非矣所以惟仁者能好惡人也○新安陳氏曰惟仁者無私心而好惡當於理方能為衆人之衡鑑焉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之

弘廓苦郭反而大之也人外無道人之身即道之所寓道外無入

道即人之所以爲入之理然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為故人能大其

道道不能大其人也。○張子曰：心能盡性，人能弘道。

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入也。問人能弘道，朱子曰：道如扇，人如手，手能

搖扇，扇如何搖手。○問性不知檢其心，潛室陳氏曰：性指道心，指人。○雙峰饒氏曰：此道字是就自家心

上說。若就道體上說，則道自際天蟠地，何待入弘。又

曰：四端甚微，擴而充之，則不可勝用。此之謂人能弘道。○西如黃氏曰：弘有二義。人之得是道於心也，方

其寂然而無一理之不備，亦無一物之不該，這是容

受之弘及感而通無一事非是理之用，亦無一物而

非是理之推，這是廓大之弘。其容受也，人心攬之，若

不盈掬，而萬物皆備於我，此弘之體。其廓大也，四端

雖微，火然泉達，充足之足以保四海，此弘之用。性分之

所固有者，一盡收入來，職分之所當為者，一一便

推出去，方是弘。通考：勿軒熊氏曰：道之全體無所不

包，惟學故能廓而大之。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唯不改，則其過遂成，而將不

及改矣。新安陳氏曰：過而肯改，則過浪於無過而不改，則過成而有。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苟無益，句不如

學也。

此為夫思而不學者，言之益勞心，以必求不如遂志

而自得也。李氏曰：夫子非思而不學者，特坐語以教

入爾朱子曰思是便要去做事是依這本子小其此心  
隨事順理去做。○遂志是甲遂其志放退一著  
寬廣以求之。不忒。恁地道窄便要一息而必得。○問  
聖人真箇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否。曰。聖人也曾  
恁地來。聖人說發憤忘食。却是真箇惟橫渠知得此  
意。嘗言孔子煞喫辛苦來。○南軒張氏曰。此章非以  
思為無益也。以思而不學則無益耳。○雲峰胡氏曰。  
書說命惟學遜志。一句六經言學所從始。非特取甲  
遜之義。不凌節而施之。謂遜蓋勉勉循循其學  
有自得之益。勞心以必求。徒思而未必有得也。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  
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餒。奴。罪反。

耕所以謀食而未必得食學所以謀道而祿在其中。

然其學也憂不得乎道而已非為夫憂貧之故而欲

為是以得祿也。○尹氏曰君子治其本而不卹其末

豈以自外至者為憂樂音哉宋子曰君子謀道不謀

分兩脚說耕也餒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又恐人錯  
認此意似教人謀道以求食故下面又繳一句謂君  
子所以為學者所憂在道爾非憂貧而學也。○學固  
不為謀祿然未必不得祿如耕固不求餒然未必得  
食雖是如此然君子之心却只見道不見祿。○凡言  
在其中蓋言自有在其中而在焉者矣。○問耕也餒  
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兩句似相反。○潛室陳氏曰耕  
本謀食却在時而餒學非謀食却可以得祿。○雙峰  
饒氏曰首句重在謀字上末句重在憂字上謀以事  
言憂以心言憂道自然不憂貧到不憂貧地位也是

難事學者縱能不憂貧也。且以此等意思存之胸中。久久自別。○雲峰胡氏曰。凡學而謀食者。只爲貧富。關打不透。爾果不憂貧。自不謀食。○新安陳氏曰。謀食之食。以食祿言。與祿字相關。耕也。餒在其中。一句。自是引喻。此章夫子始終教學者。以審內外之輕重也。君子惟謀學以明道。而不謀食以得祿。譬之耕本。不求餒而餒自在其中。是學本不求祿而祿自在其中。學焉而聽祿之自至。可也。未又申言之。憂道以見其謀道。不憂貧以見其不謀食。憂出於心。謀見於事。憂之幾。然後謀之。熟無非欲。學者知內之重。而外之輕。取。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去聲

知足以知如此理而私欲去聲間下同之則無以有之於

身矣。程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無得也。○知及之不能守者。○新安陳氏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學而知之明。則知及而得之矣。不能無私。力行而守之。不固。雖得之必失之也。

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

涖臨也。謂臨民也。知此理而無私欲以間之。則所知者在我而不失矣。然猶有不莊者。蓋氣習之偏。或有厚於內而不嚴於外者。是以民不見其可畏而慢易去之。下句放上聲此。張子曰所謂知及之。必欲仁守之。聲者恐其難得必失耳。知之非艱。行



乏惟艱此守所以貴乎篤也。○問知及之仁不能守之固不可。仁既能守之而猶有不莊之戒。集註謂有氣習之偏何耶。潛室陳氏曰。蓋雖是有仁能持守。然當臨蒞之時舉動之際。此心小懈。即妄念便生。須是逐時照管。冷罅縫不開。才有罅縫。便有氣習之偏。此是聖賢點檢身上工夫周密處。雖是本體已造醇美。猶恐節目上有疵。又須逐節照管。要公盡善盡美。

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蒞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動之動民也。猶曰鼓舞而作興之云爾。禮謂義理之節文。

宋子曰。動字不是感動之動。是使民底意思。謂使民去做這件事。亦有禮。是使之以禮。下稍禮字。歸在民身上。○動之是指民說。如蒐田獮豸。就其中教之。少長有序之事。便是使之以禮。蓋使他以此

事此事有禮存也。○愚謂學至於仁則善有諸已而大本立矣。蒞之不莊。動之不以禮。乃其氣稟學問之小疵。然亦非盡善之道也。

宋子曰。固有生成底。然亦不可專主氣質。蓋亦有學底。○慶源輔氏曰。不莊。氣質之偏也。不以禮。學問之闕也。故夫子歷言之。使知德愈全。則責愈備。不可以為小節而忽之也。

宋子曰。知及之。如意識。蒞之不莊。動不以禮。如所謂不得其正。所謂教情而辟之類。知及仁守。是明德工夫。下面是新民工夫。○問知及仁守。到仁是極了。却又要莊蒞。動以禮。底工夫。如何。曰。人自有此心。純粹不走失。而於接物治民時。些莊嚴意思。自不足以使人敬。此便是未盡善處。又問。此是要本末工夫兼備否。曰。固是。但須

先有知及仁守做箇根本方好去檢點其餘便無處無事不善若根本不立又有何可點檢處。或問知及仁守為學之事也。莊子禮動為政之事也。然為學之事雖未及平為政至於接物處家之際亦非莊子禮動不能為也。為政者雖不專於為學然非知識之明而持守之固亦無以為臨政之地矣。此一章當以仁為主所謂知及之所以求吾仁。泄之動之所以持養吾仁者。或問此章曰大抵發明內外本末之序極為完備而其要以仁為重。仁能守之則大本已立。雖臨民不以莊動民不以禮亦其支節之小失耳。然亦不可不自警省以求盡善而全其德也。南軒張氏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則未能保之也。仁能守之則在己者實矣。又須莊以泄之而動之則以禮動之。以禮者以禮教民則民作興也。此雖統言為政之道至此而後善然所以成己亦一而已。雙峰饒氏曰此章六箇之字要分別及之守之得之失之此四

之字指理而言泄之動之此一之字指民而言。雲峰胡氏曰仁者心德之全。知及仁守而猶曰不莊以泄之則民不敬者德之全而責之備也。知及仁守莊以泄而猶曰動之不禮為未善者德愈全而責愈備也。大本已立固足以見其心德之全。小節未善亦足以為全德之累。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此言觀人之法。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蓋君子於細事未必可觀而材德足以任重。小人雖器量狹而未必無一長可取。宋子曰一事之能不足。以盡君子之蘊。然能任天下之

重而不懼。小人一才之長，亦可器使，但不可任大事耳。○吳氏曰：方舜之耕稼，時視之猶人也。一旦受堯之天下，若素有之，小人有立談之間，而其材可知者，至委以國，則未有不敗。○南軒張氏曰：君子所存者大，故不可以小者測知，而可以當其大者。小人局於狹小，其長易見，故不可以任大，而可以小知之。大受如學者之學聖人，有為者之當大任，是也。事而可以小知之，小人用過其量，則敗矣。○雙峰饒氏曰：君子於小事上有拙處，小人於小事上有長處，所以不可以一節觀之。或問：君子才全德備，何為於小事上有拙處？曰：不可以一槩論。君子亦有等降，但其大體正當，雖細微處有未盡，亦不害其為君子。又曰：此小人是小有才之人，非庸常之小人。○雲峰胡氏曰：小節可以知小人，不足以知君子。大受可以許君子，不可以許小人。材之所成，為器德之所充，為量。君子之所以可大受者，材與德俱大；小人之不可大受者，器

與量俱小故也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民之於水火所賴以生，不可一日無其於仁也亦然。但水火外物而仁在己，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而不仁，則失其心是仁有甚於水火而尤不可一日無者也。况水火或有時而殺人，仁則未嘗殺人，亦何憚而不為哉？李氏曰：此夫子勉人為仁之語，下章放聲此。

問夫子言吾未見蹈仁而死者也後又言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者潛室陳氏曰蹈仁有益無害人何憚而不為此勉人為善之語若到殺身成仁處是時不管利害但求一箇是而已學者患不蹈仁爾蹈仁則心無計較之私若義所當死而死雖比于不害為正命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當仁以仁為己任也雖師亦無所遜言當勇往而必為也蓋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為之非有爭也何遜之

有○程子曰為仁在己無所與遜若善名在外則不

可不遜朱子曰當仁擔當之當這仁字是指大處難做處說這般處須著擔當不可說道自家做

不得是師長所做底事○弟子於師每事必讓而不敢先至於仁以為己任則當自勉而勇為不可以有讓也蓋仁者己所有而自為之非奪諸彼而先之也何讓之有所謂不讓猶程子所謂不可將第一等事讓與別人做者其事則顏子所謂舜何人也子何人也也有為者亦若是者是已此與上章皆勉人為仁之辭上章為凡民都未知仁而憚於為之者發此章為學者粗知仁之為美而不知勇於有為者發○南軒張氏曰夫子嘗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又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為仁由己於此又明不讓於師之義蓋道不遠人為之在己雖所尊敬亦無所與讓聖人勉學者使之用其力也○輔氏曰遜者禮之實也德之善也凡自外來者固不可不遜如善名是也至於為仁在己則何遜哉蓋非不遜也乃無所與遜也○雲峰胡氏曰當字大有力

量不弘者當不起不殺者當不去請事斯語顏子當  
乏仁為己任曾子當之顏曾遜於夫子之門未嘗以  
當仁之事而  
遂於夫子也

###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真正而固也諒則不擇是非而必於信問君子不諒

氏曰惟貞固可以不諒所謂貞者惟義所在也○宋  
子曰貞者見得道理是如此便只恁地做去所謂知  
斯二者弗去是也為正字說不盡故更加固字如易  
所謂貞固足以幹事若諒者是不擇是非必要如此  
故貞者是正而固守之意諒則有固必之意焉○南  
軒張氏曰貞則信在其中但執小信而於義有蔽則  
失其正而反害於信矣○覺軒蔡氏曰諒有二訓有  
止訓信者友諒是也有訓必信者此諒是也諒似貞

而實非故夫子特別而言之○雙峰饒氏曰貞者正  
而固守諒則固而未必正言必信行必果而不知惟  
義所在者也○厚齋馮氏曰歷萬變而不失其正者  
貞也諒則固守而不知變者也故曰貞者事之幹也  
豈若匹夫匹  
婦之為諒也

###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食

後與後獲之後同雙峰饒氏曰此後字如先難後獲

也蓋為人臣者但知盡其職分而已祿食祿也君子

之仕也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皆以敬

吾之事而已不可先有求祿之心也南軒張氏曰事君者主於敬其

事而已。官有尊卑，位有輕重，而敬其事之心則一也。後其食，猶後獲之意，然則為貧而仕，則奈何？孔子嘗為委吏矣，亦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亦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蓋亦以敬其事為主也。若曰為貧而仕，食焉而已，違恤其事，則失其義矣。○胡氏曰：後其食者，蓋委置之不存乎念慮之間，非纔任其事而即有得祿之心繼之也。若曰先敬其事而後有計祿之心，則義利雜採，公私交戰，其不為利心所勝者幾希。○勉齋黃氏曰：敬事後食，臣之道也。餼稟稱事君之道也。○慶源輔氏曰：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是皆天理之當然，而在人之所當為者。豈可有毫釐求覲幸之意於其先哉。

○子曰有教無類

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習之染也。故君

子有教，則人皆可以復如字於善，而不當復扶又反

論其類之惡矣。南軒張氏曰：人所稟之資雖有不同，然無有善惡之類。一定而不可變者，蓋均是人也。原其降衷，何嘗不善。故聖人有教焉，所以反之於善也。教之行，愚者可使之明，柔者可使之強。豈有氣質之不可變者乎？然堯舜之于不善，則氣類又若有異，何也？蓋氣有可反之理，人有能反之道。而教有善反之功，其卒莫之能反者，則以其自暴自棄而已。

○慶源輔氏曰：人之性同乎一理而已。然其品類則有善惡之異者，何哉？蓋於其始生也，已有氣稟清濁之分，及其少長也，又有習染邪正之異。苟欲合其異而反其同，則在乎教耳。故君師有教化之妙，則人皆可以復其善，而自無為惡之人。豈可復論其類之惡哉。○洪氏曰：聖人之教，如雨露之於萬物，夫豈有所擇哉。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為去聲

不同如善惡邪正之類

南軒張氏曰君子以義小人以利義利之所趨不同焉能

相為謀乎○新安陳氏曰善惡謂君子小人邪正謂吾道異端如陰陽水火之相反此不能為彼謀彼亦不能為此謀也

此謀也

子曰辭達而已矣

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為工

勉齋黃氏曰此為學者善於工言辭者設

然其曰達而已矣則非通於理者亦不能達也聖人之言未嘗有所偏也○胡氏曰富者欲其贍也麗者欲其華也○新安陳氏曰惟達理者辭能達意達意之外而過求之非以繁多為富則以華美為麗正理

反為所蔽本意反以不達矣達之一字命辭之法也東坡與人論文每以夫子此言為主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

曰其在斯其在斯見賢通反

師樂師瞽者

胡氏曰周禮樂師太師皆以師名磬鍾笙鐃鞀箛皆曰師○吳氏曰古者樂師

皆用瞽以其廢視而聽專且念天下無廢人也冕名再言其在斯歷舉在坐

去聲之人以證之

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與不聲

聖門學者於夫子之一言一動無不存心省察悉井察反

如此吳氏曰論語中子張之問比諸弟子為多○新安陳氏曰不可以子張之問作閑語看聖人一言一動無非教也學者善觀之則見可得皆出於聖心天理之流行者矣

### 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相去聲

相助也古者瞽必有相其道如此周禮春官太師下大夫二人少師上

士四人瞽矇三百人眡音示瞭音了明目也三百蓋

人眡瞭掌大師之縣音玄鍾磬之類凡樂事相瞽

聖人於此非作意而為之但盡其道而已通考勿軒

字要重看一事有二理先正嘗教人只看師冕見與

子見齊衰二意以為一部論語皆在是此是徹上徹

下之道讀著淡攻而尹氏曰聖人處已為去聲

傳求庶有以得之

其心一致無不盡其誠故也有志於學者求聖人之

心於斯亦可見矣范氏曰聖人不侮鰥寡不虐無告

可見於此推之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矣南軒張氏

而不存聖人之動靜語默無往而非道蓋各止於其

所而已師冕之見及階則告之階及席則告之席既

坐則歷告之以在坐者蓋待瞽之道當然爾子張竊

窺而有問焉夫子以為固相師之道辭則近而意亦

無不盡矣事事物物莫不有其道夫下日之間起居

則有起居之道飲食則有飲食之道見是人則有待

是入之道遇是事則有處是事之道道不可須臾離

也夫惟天下之至誠一以貫之道之所在如影之隨

形蓋無往而非是矣胡氏曰瞽必有相荀子所謂

猶瞽無相春秋傳所謂其相曰朝也冕之來見適無



相者坐必作過必趨哀矜之念乃聖人之素心至此自不能已也故代相者告之○厚齋馮氏曰使警者若能視然是謂相師之道豈特與師言之道如此○新安陳氏曰警者之來未必無相夫子自矜之且敬之故節節謹告之有目者待無目者之誠心曲禮也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五終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六

季氏第十六

洪氏曰此篇或以為齊論凡十四章胡氏曰疑為齊論以

皆稱孔子曰且三友三樂九思等條例與上下篇不同然亦無他所驗○厚齋馮氏曰上篇首衛靈公以識諸侯之失此篇首季氏以識大夫之失下篇首陽貨以識陪臣之失也此篇季氏而後即記禮樂征伐祿去公室之語乃記者以為篇次之意通考勿軒熊氏曰首三章皆嘆魯也餘亦雜記夫子言行

季氏將伐顓臾

顓臾國名魯附庸也春秋傳曰顓臾風姓也實司大

在泰山南武陽縣之東北

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見賢通反

**按左傳史記** 二子仕季氏不同特此云爾者疑子路

嘗從孔子自衛反魯再仕季氏不久而復扶又之衛

也左傳定公十二年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史記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於公曰臣無藏甲大夫

無百雉之城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左傳哀公十一年齊師伐我季孫謂其宰冉求曰若之何求

曰二子守二子從公禦諸境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求帥左師師及齊師戰于郊師入齊軍獲甲首八十齊

人遁冉有請從之季孫弗許○史記世家哀公三年

孔子年六十矣在陳秋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

嘆曰魯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

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

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魚曰魯

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為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

再為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

召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陳遷于蔡冉有為季氏將

與齊戰於郊克之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

乎冉有曰學於孔子康子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  
**趙氏曰**魯哀公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十一年魯以幣召之  
乃歸子路從孔子反魯當在此時十四年小邾射來  
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則子路  
尚在魯也必是此年復之衛次年死於孔悝之難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與平聲

冉求為去聲季氏聚斂去聲尤用事故夫子獨責問獨責求何也朱子曰想他與謀較多一句倒在他身上去亦可知也

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那城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大音

東蒙山名爾氏曰蒙山在泰山郡蒙陰縣西南今沂州費縣也○厚齋馮氏曰按禹貢有二蒙

徐州蒙羽其藝東蒙也梁州蔡蒙旅平西蒙也○洪氏曰曾頌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又云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侯于東錫之山川土先王封顓臾於此山之下使主田附庸謂顓臾也

其祭在魯地七百里之中問從孟子地方百里之說則魯地安有七百里○朱子

曰七百里是禮記說每疑百里如何做得侯國又容得附庸所謂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必不止百里然此處亦難考通考石山金氏曰詩乃命魯公俾侯于東

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孟子謂周公封於魯為方百里蓋以田計也山川附庸不在此數禮記魯境七百里蓋通山川附庸計之也○黃氏紹曰木國地方百里者古制也然詩云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則其地豈直百里而已哉孟子於班爵祿之制皆不能語其詳直計古制以為高耳而朱子之說則本諸戴記所謂封周公以曲阜之地七百里為說耳王制成於漢儒固未可以為據周禮亦周公未成之書大禹會諸侯玉帛萬國至商僅千七百國則其土地併吞非復其舊武王草商亦因而授之未必能損強大之國使之悉就古制也諸侯之多強大而使周公太公以百里為新造之徐魯則於其間其能久乎社稷猶以庇推之則二國始封必已不止百里矣

云公家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孟孫叔孫各有

其一左傳昭公五年春正月季孫舍中軍卑公室也

罷中軍季孫稱左師孟氏稱右師叔孫氏則自

以叔孫為軍名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各

有一軍家屬季氏盡征之無所入於公叔孫氏臣其

子弟以父兄歸公孟氏取其半焉復以子弟之半歸

公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一子各一皆盡

征之而獨附庸之國尚為公臣季氏又欲取以自益

故孔子言顓臾乃先王封國則不可伐在邦域之中

則不必伐是社稷之臣則非季氏所當伐也此事理

之至當去不易之定體而一言盡其曲折如此非聖

人不能也慶源輔氏曰不可伐而伐之則不仁不必

禮犯義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三臣者皆不欲也

夫子指季孫冉有實與去聲謀以夫子非之故歸咎

於季氏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

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任平聲焉於虔

反相去聲下同

周任古之良史陳布也列位也相贅者之相也言二

臣之不能也

子不欲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也朱子曰相亦是贊相之義譬者

之相亦是如此。○雙峰饒氏曰冉有真與謀子路只是不能諫止危未至於顛故持之使不至顛顛則既

起之。

且爾言過矣虎兇出於柙龜玉毀於積中是誰之過與

兇徐履反柙戶甲反積音獨與平聲

兇野牛也趙氏曰兇似平一角毛青皮堅可為鑑柙檻也積匱也言在

柙而逸在積而毀典守者不得辭其過明一子居其

位而不去則季氏之惡已紀音不得不任其責也朱子曰虎

在山龜玉在他處不干典守者事今在柙中走了積中毀了便是典守者之過。○厚齋馮氏曰二子居其位而不去夫子稱爲具臣者以此

冉有曰今天下固更固而近於費不取後世必爲子孫

憂夫音扶

固謂城郭完固費音季氏之私邑此則冉求之飾辭

然亦可見其實與季氏之謀矣勉齋黃氏曰冉有此言但知費爲季氏之

邑而爲季氏子孫謀也豈復知有魯哉。○齊氏曰孔子之爲司寇也使仲由墮費而求乃謀伐顛史以並

費是孔子弱三家以強公室而求反之故孔子惟淡責冉求以爲非由本意也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

夫音扶舍上聲

欲之謂貪其利 梅巖胡氏曰求以為夫子欲之吾二  
臣者皆不欲孔子從欲字發明切責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  
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寡謂民少貧謂財乏均謂各得其分 去聲 安謂上下相

安季氏之欲取顯與患寡與貧耳然是時季氏據國

而魯君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生嫌隙 乞逆反 則

不安矣均則不患於貧而和和則不患於寡而安

則不相疑忌而無傾覆之患

采子曰不均不和不安在當時有難顯言者故

夫子微辭以告之語雖畧而意則詳也 ○雙峰饒氏

曰均無貧以下文理參差與上文不相當對句也曰

上兩句以貧與寡對說下三句又錯綜說太抵貧多

起於不均均則彼此皆足而無貧故曰均無貧不和

則爭爭則土地雖廣人民雖眾而心常以為寡惟和

而不爭則雖寡亦不見其為寡矣故曰和無寡傾覆

生於不安人心苟安則禍亂不作自無傾覆之患矣

故曰安無傾均無貧而後能和和無寡而後能安三

者又自相因 ○鄭氏曰有國家者不患民之寡患無

上下之分而至於不均不患財之乏而患在失上下

之心而至於不安也均則民志定定則不貧和則民

志一則不寡不貧不寡則安矣安則不傾 ○厚齋

馮氏曰夫子稱有國有家者正指魯與季氏言之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扶夫音

內治去聲修然後遠人服有不服則修德以來之亦不

當勤兵於遠新安陳氏曰夫如是總包括上三句即所謂內治修也今不均不安既與內治

修反矣又欲興兵黷武則與修文德反矣

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

析而不能守也

子路雖不與謀而素不能輔之以義亦不得為無罪

故併責之遠人謂顓臾或曰顓臾在邦域中如何謂之遠人雙峰饒氏曰遠人不

特遠夷中庸柔遠人在懷諸侯之上夫子以蕭蕭分崩

離析謂四分公室家臣屢叛左傳定公五年九月陽貨囚季桓子及公父文

伯桓子之從父昆弟也虎欲為亂恐二子不從故囚

之而逐神梁懷十月丁亥殺公何蕪季氏族已丑盟

桓子于稷門之內魯南城門庚寅大誣逐公父歐

文伯及秦遄皆奔齊八年季寤桓子之弟公鉏極桓子族于公山不狃費宰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孫氏庶子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叔孫帶之孫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處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代季氏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十月將享季氏于蒲

圍而殺之。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以適。孟氏陽貨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東門入與陽氏戰於南門之內。陽氏敗。陽虎說晉脫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入於謹陽關以叛。

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干楯也。楯，坐尹反。兵器也。正作盾。戈戟也。蕭牆，屏也。問蕭牆，宋

註云：諸侯之屏內當有蕭敬之意。未知是否。○馮氏曰：蕭，肅也。臣之見君至屏而加肅，故曰蕭牆。

不均不和內變將作。其後哀公果欲以越伐魯而去

季氏。左傳：哀公二十七年，公患三桓之後也。欲以諸侯去之。欲求諸侯所以逐之。三桓亦患公

之妄也。故君臣多間。隙也。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陘氏，因孫於邾，乃遂如越。

○謝氏曰：當是時，三家強，公室弱，冉求又欲伐顓臾，

以附益之。夫子所以深罪之為其瘠魯以肥三家

也。洪氏曰：一子仕於季氏，凡季氏所欲為，必以告於

夫子，則因夫子之言而救止者，宜亦多矣。伐顓臾之

事不見於經傳，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也。與。

○豫章羅氏曰：答季氏伐顓臾，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其後陽虎甲囚季桓

子，聖人之言可不為萬世法哉。自三代而下，人主不師孔子之言，不戒季氏之事，而被蕭牆之害者，多矣。



○厚齋馮氏曰聖門紀錄問答多單辭隻語無文章可觀唯此章數百辭折難抑揚優游反覆所宜深味也通考程氏復心曰謝說得夫子深責再求之意洪說見夫子雖失位而餘福有以及人○朱氏公遷曰聖人責之之辭見於論語者凡十章如子路彼門人為臣求也為季氏聚斂再有季路欲佐季氏伐顛與此是因其行事之失而責之宰我之問喪樊遲之問稼圃則因其請問之失而責之宰我言使民戰栗子路言有是哉子之迂則因其言辭之失而責之至於子貢方人而疎於自治再求之畫宰予之畫寢而甘於自棄亦皆有責之之辭蓋聖人欲人有過則改之責之之深者所以為愛之之至也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千世希不失矣自

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

先王之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禮王制變禮易

從者君流放也革制度衣服者為畔畔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陪臣家臣也吳氏曰陪重也大夫於天子家臣殺於諸侯皆稱陪臣此謂家臣也逆

理愈甚則其失之愈速大約世數不過如此厚齋馮氏曰

王之時五禮六樂掌之以宗伯九伐之法掌之以司馬禮樂征伐之權在上而下莫敢干也至自諸侯出則逆理矣然苟可自諸侯出則亦可自大夫出而逆理甚矣苟可自大夫出則陪臣亦可執國命而逆理愈甚矣○雙峰饒氏曰天下無道先從禮樂上僭起禮樂亂則征伐之權亦為之下移矣禮樂之中禮先

而樂後蓋禮者道之節文有禮則上下之分定禮亂則便不和不和則爭爭則征伐之所從起征是上伐下伐是諸侯互相侵伐是以治天下者先要於禮上整頓○吳氏曰十世五世三世言其極大約不出此故稱蓋以疑之下章戒竊權者此戒失權者

###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

言不得專政慶源輔氏曰天下有道諸侯既不得變禮樂專征伐則大夫亦豈得而專國政哉

###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非箱其廉反其口使不敢言也

慶源輔氏曰下無私議此有道之極致太驗使下尚有竊議者則上之人於道猶有慊必至於庶人自然不議方為○此章通論天下之勢南軒張氏曰禮樂有道之極征伐天子之事也

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矣蓋天子得其道則權綱在已而在下莫敢干之也所謂自天子出者天子亦豈敢以已意可專而以私意加於其間哉亦曰奉天理而已矣此之謂得其道若上失其道則綱維解紐而諸侯得以竊乘之禮樂征伐將專行而莫顧矣若諸侯可以竊之於天子則大夫亦可以竊之於諸侯而陪臣亦可以竊之於大夫矣其理之逆必至於此也所以有十亡五世三世之異者尹氏謂於理愈逆則其亡愈近是也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者政出於一也庶人不議者民志定于下而無所私議也○止齋陳氏曰此章備春秋之終始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是春秋以前時節自諸侯出隱桓莊閔之

春秋也。自大夫出僖文宣成之春秋也。陪臣執國命，襄昭定哀之春秋也。○新安陳氏曰：此章自有道及其欲維持各分挽今而返之古與。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

夫三桓之子孫微矣。夫音扶。

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左傳

文公十八年，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公子遂，襄仲欲立之，叔仲惠伯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惡，大夫視其母弟，而立宣公。夫人姜氏歸于齊，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

新安倪氏曰：春秋是年書冬十一月，子卒，公薨，傳曰：子

卒者孰謂謂子赤也，何以不曰隱之也？何隱爾？弑也。是子卒之書，左氏以為惡公羊以為未集註曰：子赤本公羊傳也。歷成襄昭定凡五公逮及也。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為家臣陽虎所執。張存中曰

見前章集註。三家皆桓公之後，此以前章之說推之而知其當然也。○此章專論魯事，疑與前章皆定公時語。雙峰饒氏曰：此章大意正接前章自大夫出一條而言。蘇氏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宜諸侯之強也，而魯以失政。陳氏曰：魯雖無桓文之霸然，征伐亦不無按春秋可見。凡與兵非奉王命及請命而擅興者皆謂之征伐，自諸侯出，魯豈

命語大全 卷之十一

命語大全 卷之十一

命語大全 卷之十一

命語大全 卷之十一

命語大全 卷之十一

命語大全 卷之十一

命語大全 卷之十一

命語大全 卷之十一

命語大全 卷之十一

命語大全 卷之十一

命語大全 卷之十一

命語大全 卷之十一

命語大全 卷之十一

得為無得者政逮於大夫宜大夫之強也而三桓以微何

也強生於安安生於上下之分扶問定今諸侯大夫

皆陵其上則無以令其下矣故皆不久而失之也或問

田恒三晉何以不失朱子曰孔子之言常理也如書

言惠迪吉從逆凶易言積善餘慶不善餘殃者也氣

數咎戾則富然而不然者多矣孰得而齊之况田恒

三晉傳世亦皆不過五六胡氏又以後世篡奪之迹

考之如莽懿高歡楊堅五胡十國南朝四姓五代八

氏皆得之非道或止其身或子孫四五傳而極矣唯

晉祚差永而史謂元帝牛姓猶呂政之紹嬴以此論

之常理未嘗不驗也天定勝人其此之謂歟南軒

張氏曰斯言發於魯定之世蓋魯自宣公賴襄仲以

立而三家始盛專制魯國之賦而祿去公室矣又丁

世而政悉移於大夫自成公而下為國君者拱手聽

命而已孔子於祿去公室政在大夫而知三桓子孫

之必微以理之順逆勢之陵犯而知之也夫三家視

其君而起不奪不厭之心則夫陪臣視之亦何憚而

不萌此心乎方三家專公室之祿而竊魯國之政本

其私意欲以利其子孫而豈知子孫之微實兆於此

哉慶源輔氏曰此二章想只是一時之言分章者

以前章通論天下之勢後章論魯事故於其中加

子曰三字而析為二章爾厚齋馮氏曰昭公之亂

樂祀曰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之喪政四公

矣以此知當時智者已有此論夫子故述之洪氏

曰前言十世五世理也今言五世四世者實也非其

有而有者必失不領大而大者必微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

論語大全 卷之十一 十一

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便平聲辟婢亦反

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胡氏

曰直者責善而無所回互諒者固執而無所更易多聞者有所參訂而不膠偏見集註言友之之益所謂聞過則真有所聞所謂進於誠明則猶有待於進也蓋友諒與多聞未即至於誠明而誠明可由是而入耳便習熟也便辟謂習於威儀而不直胡氏曰便順

安也順適且安故云習熟也書註以為足恭是也善柔謂工於媚悅而不諒

便佞謂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三者損益正相反

也雙峰饒氏曰與直者友則有過必聞與諒者友則信實相示與多聞者友則多識前言往行知識日

廣三者雖常情所敬憚然友之却有並便辟者威儀習熟善柔者每事阿順便佞者語言可聽三者皆常情所狎悅而友之却有損譽三者為勸又舉三者為戒

○尹氏曰自天子以至

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而其損益有如是者可

不謹哉或問三友之說盡於集註之說而已矣

曰是亦釋其文之正意云爾若推而言之則是三者之於人皆有薰陶漸漬之益焉皆有嚴憚長謹之並焉皆有興起慕效之益焉不但如彼之所言而已也曰損者之友其相反奈何曰便辟則無責善之誠矣善柔則無固守之節矣便佞則無貫通之實矣

○南軒張氏曰友者所以輔成己德教直者有過必聞諒者忠信相與多聞者知識日廣是三者反之則使人常懷進脩而不敢自足得不日並乎便辟便佞謂便於辟與佞者善柔謂善為柔者辟則容止足

恭柔則每事甲屈。佞則巧言為悅。是三若友乏。則使  
入日趨於驕惰焉。得不日損乎。自天子至於庶人。皆  
當謹乎此也。○吳氏曰。益者增其所。未嘗損者。壞其  
所本有。友道損益。豈止於三。夫子益畧言之。從是推  
之。皆可求也。  
三樂亦然。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

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

音岳驕樂宴  
樂大樂音洛

節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新安陳氏曰。禮之  
制度。樂之聲容。驕樂則

侈肆而不知節。佚遊則惰慢而惡。鳥過  
反。聞善宴樂則

淫溺而狎小人。三者損益亦相反也。朱子曰。三樂惟  
宴樂最可畏。所

謂宴安。酖毒是也。三者如驕樂。只是放恣。侈靡最害  
事。到得宴樂。便是狎近小人。疎遠君子。○或問三者  
之為益。曰。君子之於禮樂也。講明不置。則存之熟。是  
非不謬。則守之正。存之熟。則內有以養其莊敬和樂  
之實。守之正。則外有以善其威儀節奏之文。與失道  
人善。而悅慕勉強之意。新多。緊友而直諒。多聞之士  
集。樂是三者而已焉。雖欲不取其放心。以進於善  
亦不可得矣。其為益豈不大哉。曰。損者之相反。奈何。  
曰。驕樂則不敬。不和矣。佚遊則忌人之善矣。宴樂則  
憚親勝已矣。○南軒張氏曰。樂節禮樂。則足以養中  
和之德。樂道人之善。則足以擴忠恕之心。樂多賢友  
則足以賴輔成之功。是易得不日益乎。樂驕樂則長  
傲。樂佚遊則志荒。樂宴樂則志溺。是烏得不日損乎。  
損益之原。在乎敬肆而已。○勉齋黃氏曰。節禮樂者。

欲其循規蹈矩而不敢縱肆也。道人善者志於為善，以成其身也。多賢友者樂於取友以自規正也。驕樂者恃氣以陵物，則不復循規蹈矩矣。佚遊者怠惰而自適，則不復志於為善矣。宴樂者多欲，以不安則不復望人之規正矣。此其所以相反也。○雙峰饒氏曰：節禮樂三句都是天理一邊，驕樂三句都是人欲一邊。心向天理上則德日進，而有益；心向人欲上則德日退，而有損。○節禮樂只是謹之於毫釐之際，不教他過，亦不教他不及。○驕樂是奢後，如峻宇雕牆之類，佚遊如從流上下，博奕田獵之類，宴樂如飲食聲色之類。○吳氏曰：驕樂以驕為樂，宴樂以宴為樂，寡合食也。易象曰：君子以飲食宴樂。飲食宴樂之合於禮者何，可廢，但不可。○尹氏曰：君子之於好樂，並去以是為樂，而荒淫耳。○尹氏曰：君子之於好樂，並去可不謹哉。○覺軒蔡氏曰：三友損益之資於外者，三樂損益之發於中者也。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躁音

君子有德位之通稱。胡氏曰：不亦君子乎。專以德言，無君子莫為野人，專以位言，此章君子兼德位而言。愆過也。瞽無目不能察言觀色。○尹氏曰：時然後言則無三者之過矣。朱子曰：聖人此言只是戒人言語以時，不可妄發。

○南軒張氏曰：言而當其可非養之有素者不能然也。不然鮮不蹈此三愆者矣。○勉齋黃氏曰：言有及未及者，或數人侍坐，長者當先言，不言則及少者，或君子先有問，則承問者當先對，不以少長拘也。既

有及未及，而又未見顏色者，雖及之而言亦須觀長者顏色，或意他在，或有不樂，則亦未審言也。○注

氏曰時然後言。斷盡此章可與言否各有其時時未可言而遽言是躁急而不遜時可以言而不言是隱匿而不發不躁不隱時可以言而或所與言者意不在是則亦非可言之時也不察而強聒之非惟不入其耳或反貽其怒矣謂之聒可也。○雲峰胡氏曰言貴乎時中躁者先時而過乎中隱者後時而不及乎中聒者冥然不知所謂中者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鬥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血氣形之所恃以生者血陰而氣陽也。厚齋馮氏曰血稟於陰行

於脈之內而為榮氣稟於陽行於脈之外而為衛得貪得也隨時知戒以理

勝之則不為血氣所使也。○范氏曰聖人同於人者

血氣也與於人者志氣也血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

時而衰也少未定壯而剛老而衰者血氣也戒於色

戒於鬪戒於得者志氣也君子養其志氣故不為血

氣所動是以年彌高而德彌邵也。朱子曰人之血氣固有強弱然而志

氣則無時而衰苟常持得這志縱氣血衰極也不由他文曰到老而不屈者此是志氣血氣雖有盛衰君子常當隨其偏處警戒勿為血氣所役也人之血氣衰時則義心亦從而衰夫子三戒正為血氣而言又



言言大全 卷之六  
日氣只是一箇氣便浩然之氣也。只是這箇氣。但只是以道義充養起來。及養得浩然。却又能配義與道也。○南軒張氏曰。人有血氣。則役於血氣。有始終盛衰之不同。則其所從亦隨。而與夫血氣未定。則動而好色。血氣方剛。則銳而好鬪。血氣既衰。則軟而志得。凡民皆然。為其所役者也。於此而知戒。則義理存。義理存。則不為其所役矣。此學者所當警懼。而不忘者也。○勉齋黃氏曰。三者自少至老。皆所當戒。然三者之好。又各隨其血氣。而有最甚者焉。故各指其最甚者。而使之淡。戒也。血氣未定。不能勝人。而志氣尚銳。歲月尚長。亦未急於貪得。故惟色為可戒。蓋男女之欲。惟年少為最甚者也。血氣既剛。則涉歷既深。而貪得之念。尚如未定之日。惟其剛強有足恃者。故惟鬪為可戒。血氣既衰。則色與鬪之念。皆無足逞者。而日暮途遠。憂戚百集。故於得為可戒也。○慶源輔氏曰。人之血氣未定。則常動而易流。方剛則勇銳而好勝。

既衰則收斂。而多貪。此血氣之變也。常動而易流。則戒色勇銳。而好勝。則戒鬪。收斂而多貪。則戒得。此志氣之常也。常者為主。而使變者不得肆焉。此聖賢之學。而君子終身之務也。○雙峰饒氏曰。魂者氣之靈。魄者血之靈。心是魂魄之合。氣屬天。血屬地。心屬人。人者天地之心。心是血氣之主。能持其志。則血氣皆聽命於心。不能持其志。則心反聽命於血氣。○新安陳氏曰。三戒皆隨時而就。眾人所易犯者。言也。朱子欲以理勝氣。則不為血氣所使。范氏欲以志帥氣。則不為血氣所動。意不相遠。志亦定向於理而已。○新安倪氏曰。年彌高。德彌邵。此揚雄法言。邵亦高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畏者嚴憚之意也。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知其可

畏則其戒謹恐懼自有不能已者而付畀之重可以

不失矣。大人聖言皆天命所當畏。知畏天命則不得

不畏之矣。程子曰：畏聖人之言，則可以進德。○朱子曰：大人不止有位者，是指有位有齒有德

之大人。○畏天命三字，好自理會得道理，便謹去做

不敢違，便是畏之也。如非禮勿視聽言動，與夫戒謹

恐懼者，所以畏天命。○要緊須是知得天命，即是天

理若不先知這道理，自是懵然，何由知其可畏。纔知

得便自不

###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侮戲玩也。不知天命，故不識義理而無所忌憚如此。

### ○尹氏曰：三畏者，修己之誠，當然也。

汪氏曰：尹氏此說，所以別大眾

人，怵迫於利害之畏也。

小人不務修身，誠已則何畏之有。

南軒張氏

曰：畏天命，奉順而不敢逆也。畏大人，尊嚴而不敢易

也。畏聖人之言，佩服而惟恐違也。然而三言，主於

畏天命，蓋其畏大人，畏聖人之言，亦以其知天命之

可畏而已。小人不知天命之所存，是以冥行而莫之

畏。不與天命則其狎大人，侮聖人之言，亦無所不至

矣。大人德與位之通稱也。○孟子謂說大人則藐之，

與斯言有以異乎。孟子之言謂真正義以告之，不虛

為其勢位所動耳。若夫尊嚴之分，則固未嘗不存也。

言各有所指耳。○趙氏曰：大人有德位者之稱，是天

命之所存。聖人之言，謂方冊之所載，是天命之所發

也。○厚齋馮氏曰：此以上五章皆三事，皆規誨之辭，

非必一時之言。記者以類相從耳。○新安陳氏曰：三

畏本平說上一節本無知字意然以小人不知天命推之則見得君子所以畏天命者以其知天命也故集註於上一節亦兩以知字言之欲知天命者不可不格物以致其知欲畏天命者不可不誠意以正其心哉通旨朱氏公遷曰命以理言自其命之於人者而言也顧之則無間斷聖人之事也畏之則無怠慢君子之事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困謂有所不通言人之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

楊氏曰生知學知以至困學雖其質不同然及其知

之也故君子惟學之為貴困而不學然後為下朱

曰生知者堯舜孔子也學知者禹稷顏回也困者行有不得之謂知其困而學焉以增益其不能此困而學之之事也亦以卑矣然能從事於斯則其成猶不在善人君子之後不能從事於斯則靡然流於下愚而不知返均之困耳而二者相去之間如是之遠學與不學之異耳○或問氣質四等之說曰人之生也氣質之稟清明純粹絕無查滓則於天地之性無所間隔而凡義理之當然有不待學而了然於胸中者所謂生而知之聖人也其不及此者則以昏明清濁正偏純駁之多少勝負為差其或得於清明純粹而不能無少查滓者則雖未免乎少有間隔而其間易達其礙易通故於其所未通者必知學以通之而其學也則亦無不通矣所謂學而知之太賢也或得於昏濁偏駁之多而不能無少清明純粹者則必其罕

塞不通然後知學其學又未必無不通也所謂困而  
 學之衆人也至於昏濁偏駁之甚而無復少有清明  
 純粹之氣則雖有不通而懵然莫覺以為當然終不  
 知學以求其通也此則下民而已矣○南軒張氏曰  
 困學雖在二者下然而至則一者以其性之本善故  
 爾困而不學是自暴自棄則為下愚矣又曰中庸言  
 及其知之則一者言其終所至之同也此有三等之  
 分者言其始所進之異也○慶源輔氏曰人之氣質  
 不同然及其知之則一者蓋以人性之本善故耳是  
 以君子唯學之為貴學則昏濁者可使清明偏駁者  
 可使純粹惟其昏濁之甚自暴自棄而不自知有學  
 焉此則所謂下愚之民也○凡心息智慮行止動作  
 有所窒塞而不得通則困之謂也○雙峰饒氏曰生  
 知學知困知屬天質學不學屬人事蓋以氣質言之  
 只有三等若民斯為下則全是人事不盡蓋因是窮  
 而不通之意四面都窒塞行不去了却憤排奮發轉

來為學如此尚可以勉進於中上若又困而不學則  
 打入下等去更無可出時矣此聖人勉人務學處○  
 雲峰胡氏曰以生知為上則學知者為中困知者為  
 下矣而聖人下不以品之下者遂絕之但曰困而不學  
 民斯為下蓋困而學猶可以進於上  
 困而不學遂為下而無復上之望矣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  
 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難去聲

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壅音擁則聰無不聞色  
 見形旬反於面者貌舉身而言忠問則疑不審思難則

忿必懲思義則得不苟朱子曰視不為惡色所蔽為  
明聽不為姦人所欺為聰若

視聽糊塗是非不辨則下面諸事於當思處皆不知所以思矣有為氣質所壅蔽有為私欲所壅蔽有為讒邪所壅蔽若思明思聰便須去其壅蔽○新安倪氏曰視外明而聽內明蔽是蔽於外壅是壅於內故集註於視之明以無所蔽言於聽之聰以無所壅言也

○朱子曰九思不是雜然而思當這一件止思這一件問各專其一是主之義曰然○雲峰胡氏曰事思敬九思之一九思各專其一則皆主乎敬者也

○謝氏曰未至於從○七恭容中道無時而不自省反察也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此之謂思誠

朱子曰視聽如何要得他聰明如手有物必有則只一箇物自家各有箇道理况耳目之聰明得於天本來自合如此只為私欲蔽惑而失其理聖人教人做工夫內外夾持積累

成熟便會無些子滲漏○又云念思難如一朝之念忘其身及其親此不思難之故也○問人當隨事而思若無事而思則是妄想曰若間時不思量義理則隨事而思已無及若只塊然守自家箇軀殼直到有事方息間時却莫思量這却甚易只守此一句足矣何用事事須先理會何故中庸却先說篤行之却先說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大學何故不先便說正心誠意却先說致知是如何○南軒張氏曰九思當乎此則息乎此天理所由擴而人欲所由遏也然思九者要當養之於未發之前而持之於方發之際不然但欲察之於流而收之於暫則但見其紛擾而無方矣○勉齋黃氏曰九思固各專其一然隨其所當思而思焉則亦泛然而無統矣苟能以敬義為主戒懼謹獨而無頃刻之失然後為能隨其所當思而思矣○雙峰饒氏曰九者之目有次第視聽色貌言是就自身說事疑忿得是就事上說一身之間

視聽向前其次則有容貌又其次言出於口又其次見之行事視與聽對色與貌對言與事對疑與忿對得又是就事上說三者之中疑思問屬知忿思難見得思義屬行○齊氏曰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而今乃有九思彼爲思而不學者言此爲不思者而言也○新安陳氏曰君子苟未至於不思而得當隨時隨處而各致其思則處已待人應事接物無不各中其則矣豈但九者而已哉馮氏謂九者日用常行之要也是也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

聞其語矣探吐南反

真知善惡而誠好惡並去聲之顏曾閔冉之徒蓋能之

矣語蓋古語也慶源輔氏曰見善如不及則表裏皆好而無一念之不好不患其不爲之

矣見不善如探湯則表裏皆惡而無一念之不惡不患其或爲之矣此唯知至意識者能之故顏曾冉閔之徒足以當之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

也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

爾軒張氏曰其退也所以安其義之所安而其進也所以推其道於天下蓋其所達之道即其所求之志也○新安陳氏曰聞其語可見兩句皆古語也蓋惟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

之當時若顏子亦庶乎此然隱而未見形向又不幸

而蚤死故夫子云然朱子曰行義以達其道所行之義即所達之道也味行則蘊諸

中行則見諸事也。○問集註謂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顏子所造所得一賢恐無以過之而云亦庶乎

此下語輕重抑揚處疑若於顏子少貶者若云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太公之流是也若顏子可以當之

矣然隱而未見又不幸蚤死故夫子言然不知可否。日當時正以事言非論其德之淺深也然語意之間

誠有如所論者。○問行義以達其道莫是所行合義否。日志是守所達之道道是行所求之志隱居以求

之使其道充足行義是得時得位而行其所當為臣之事君行其所當為而已行所當為以達其所求之

志又問如孔明可以當此否。日也是如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是隱居以求志及幡然而起

使是君為堯舜之君使是民為堯舜之民是行義以達其道。日如漆雕開之未能自信莫是求其志否。日所以未能信者但以求其志未說行義以達其道。○

新安陳氏曰惟伊尹太公可以當之者方其耕莘釣渭則隱居求志也及遇湯文而大用則行義達道也

窮達無意體用相須當時如顏子之用則行舍則藏亦庶幾乎此然夫子雖許顏子以此而顏子未用且

不壽則於行義達道未見顏子之如此也朱子嘗謂以其事言非以其德之淺深言是也前一節真知善

惡而誠好惡之者此知至意誠之事方篤信自修未達於用也後一節求志以守所達之道達道以行其所求之志者則身修而推以齊治平之事體用全而

為大人矣此夫子所以有見與未見之分歟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

論語大全 卷之五 二十三  
饒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

駟四馬也。胡氏曰一車之。首陽山名。胡氏曰在河東蒲阪縣。新安

陳氏曰富貴而無善可稱身死而名隨滅貧賤而有善可稱世遠而名愈芳是名之稱不稱初不繫於富貴貧賤也。

其斯之謂與與平聲

胡氏曰程子以為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亦祇以

累當在此章之首今詳文勢似當在此句之。言人

之所稱不在於富而在於異也愚謂此說近是而章

首當有孔子曰字蓋闕文耳大抵此書後十篇多闕

誤厚齋馮氏曰夫人必有異於流俗而後稱之君子

所以疾沒世而名不稱也以千駟之馬投首陽之

餓夫貧富貴賤益不侔矣而世稱之者乃在此而不

在彼也君子之於斯世其可自同於流俗哉。葉氏

少蘊曰伯夷叔齊同隱首陽而孟子不言叔齊者制

行之教以示天下為之始者伯夷也叔齊則從之而

已孟子論教之所始故獨舉伯夷也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亢音剛

亢以私意窺聖人疑必陰厚其子

對曰未也嘗獨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亦



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

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

慶源輔氏曰詩本人情該物理故學之者

事理通達其為教溫柔敦厚使人不絞不訐故學之者心氣和平事理通達則無昏塞之患心氣和平則無躁急之失此其所以能言

新安陳氏曰誦詩三百而使能專對亦學詩能言之驗

通考

勿軒熊氏曰

興觀羣怨召南二章皆言學詩之法自吾之一身以至處事接物大而民彝世教之重小而鳥獸草木之微於詩備矣皆格物所當知也

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

無以立鯉退而學禮

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

慶源輔氏曰禮有三千三百之目其序截

然而不可亂故學之者品節詳名其為教恭儉莊敬使人不淫不懾故學之者德性堅定品節詳明則義精而莫之惑德性堅定則守固而莫之搖此其所以能立

新安陳氏曰天子嘗曰立於禮又學禮能立

聞斯二者

當獨立之時所聞不過如此其無異聞可知

陳亢退而喜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

子也

遠去聲

尹氏曰孔子之教其子無異於門人故陳亢以為遠

其子程子曰聖人之教未嘗私厚其子學詩學禮止

以私已之心窺孔子故有此問及其聞伯魚之說而

又以孔子為遠其子則以其私意之未忘而以為聖

人故誣其子而遠之也殊不知聖人曷嘗有是心哉

但其教人之法不過如此而自世人之私厚其子觀

之則亦可以有警云耳○南軒張氏曰聖人竭兩端

之教於親疎賢愚無以與也其告門人固嘗曰興於

詩立於禮而此語伯魚以先之以學詩次之以學禮

學之序固當然也不學詩無以言易其心而後能言

也不學禮無以出謹其節而後有立也陳亢初疑伯

魚之有與聞及聞斯言乃亦夫子之所以教門人者

故有遠其子之言謂不私其子也味伯魚答陳亢之

辭氣亦可見其薰陶之所得矣○潛室陳氏曰詩能

興起人心禮可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於初學為

最近故聖人以此為學者門戶○問陳亢謂聖人遠

其子未免以私意窺聖人曰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

之間不責善乃天理如此非私意也○問伯魚聖人

之子陳亢意其有與聞及止聞詩禮之訓乃知聖人

遠其子愚意伯魚之資稟稍劣故聖人止以是告也

使其有會顏之資亦當以曾顏為告之矣若一以遠

其子則是有心於為公也聖人然乎哉曰父子之恩

義方之訓只說到這處若伯魚天資穎悟即飲食起

居無非教也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聖人何

隱乎爾曾顏可至伯魚亦可至自是日用不知耳○

新安陳氏曰得三謂聞詩聞禮與遠其子為三也夫

子固不私其子亦何嘗遠其子當其可而教之教子

與教門人一耳興詩立禮詩禮雅言與此之聞詩聞

禮平日教門人如此教子亦不過如此陋哉亢之見

也味伯魚答亢之辭氣雍容詳密亦可見濡染薰陶

之深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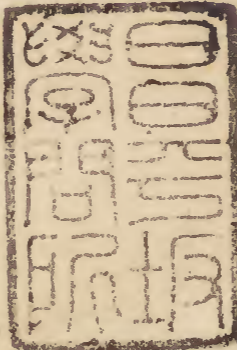
之所得矣。惜其不壽而不至大成就耳。**通考**董氏彝  
曰論語言學。文學詩。學禮。學道。所學何先。先文者載道  
之器也。學文。學詩。學禮。則學道在其中。中文者詩書六  
藝也。洒掃應對。即精義入神。學文則道在其中。道  
者事物當然之理也。學詩則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  
學禮則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固。此聖人所以啓伯魚  
之學也。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莫不載於詩書六藝  
之中。然理一也。而學之之序。則不可紊也。故聖人於  
弟子之職。則教之。行有餘力。而學文於伯魚之過度。  
則教之以學詩禮。此聖人之言。各有攸當也。讀者詳  
之。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  
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

夫人

寡寡德謙辭。○**吳氏曰**凡語中所載如此類者不知  
何謂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攷也。南軒張氏曰此正名

之意也。春秋時以妾母為夫人者多矣。甚則以妾為  
夫人。如魯惠晉平之為者。各實之乖。一至於此。正其  
名。所以責其實也。○**覺軒蔡氏曰**按記曲禮篇曰。天  
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  
人曰妻。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夫人自稱於  
天子曰老婦。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自稱於其君曰  
小童。自世婦以下。自稱曰婢子。孔氏正義曰。此一節  
論天子以下。如妾稱謂之法。諸侯曰夫人者。夫人之  
名。惟諸侯得稱。諸侯以敵體。下人正者。為夫人。畿內  
諸侯之妻。其助祭獻饗。得接見天子。故自稱曰老婦。



其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者諸侯相饗夫人亦出故  
 得自稱也君之妻曰小君而云寡者從君謙也自稱  
 於其君曰小童者與夫言自謙若成人言無知也  
 當夫于時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家臣僭大夫非  
 一且矣以至嬖妾亦僭夫人然正名定分當自諸侯  
 始故夫子有志於古禮而嘗言之記者附見於衛靈  
 公之篇未嘗因南子而發歟觀此則知君臣夫婦之  
 經不可以不正君臣夫婦之倫正則名實稱矣○陳  
 氏用之曰國君理陽道而出命正人於其外故謂之  
 君夫人理陰德而出命正人於其內故亦謂之君易  
 曰其君之袂詩曰我以為君禮稱女君春秋書小君  
 是也○厚齋馮氏曰是時嫡妾不正稱號不審必未  
 子嘗言古禮  
 如此故記之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六終

論語集註

